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四

甄供 (1937——) / 杰伦

春山六十寿诞小辑

/ 王涛、石诗元、杰伦、甄供

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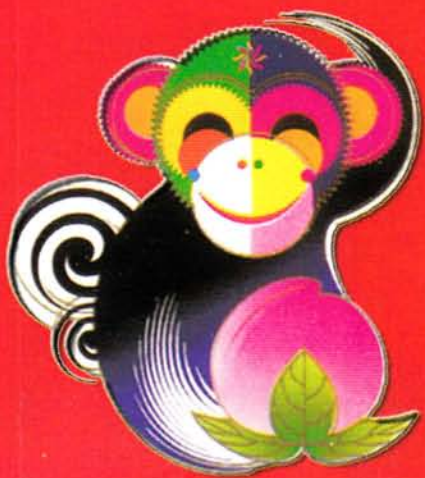
2003年中国(金华)第九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专号

/ 杰伦、秋山、龙彼德、周国良



本期诗文健笔：

伍良之、驼铃、丁云、唐珉



第 12 期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04

2004年03月出版



# 马丽副教授新著推介礼

中国马丽副教授新著《二十世纪的挑战》在我国出版面市，于2003年8月24日（星期日）上午11时，假南洋商报会议室举行新书推介礼。马丽副教授现为广州大学学报编辑、广东省企业文化协会理事。本书的主评是甄供。在推介礼发言的，有：南洋商报总执行长李碧富、董总署理主席叶新田、尊孔独中校长吴建成等。出席人数踊跃，本刊社长伍良之、编委杰伦应邀出席观礼。



▲马丽副教授（右）在推介礼上发言。左为尊孔独中董事长邹寿汉。

▼《引盼》主编许世平将新书赠予本刊社长伍良之。左起：伍良之、许世平、张金祥（赞助人）。



◀马丽副教授将其新著赠予邹寿汉。左起：马丽副教授、邹寿汉、吴建成、叶新田、甄供。

## 《九州精品征文集——引盼》推介礼

森州中华大会堂为配合今年（2003年）9月主办“全国华人文化节”，特别策划编选“九州精品”征文集，内收森州28位老、中、青作者作品，文学样式计有新旧体诗歌、散文、文艺评论、作品赏析、教育课题专论等。2003年9月13日举行新书推介礼，本刊社长伍良之、主编甄供（担任主评）应邀莅会。



▼推介礼全体照。前排右三起：第20届全国文化节筹委会负责人刘志文、森华堂会长周世扬、《引盼》赞助人张金祥、主编许世平。后排左七为总策划李宽荣讲师。



文学季刊  
第 12 期

# 烽火



刊名题字：沈保耀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04

◆  
社长  
伍良之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  
主编  
甄供

◆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  
发行主任  
春山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2-3, Jalan 3/32A Kepong  
52000 Kuala Lumpur.

◆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 目 录



## 第九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专号

- 4 诗光闪闪熠金华  
——侧写 2003 年中国（金华）  
第九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 / 秋山
- 11 我在寻找一道光  
——致艾青 / 秋山
- 12 如何与传统对接之我见 / 杰伦
- 15 传统与现代 中国 / 龙彼德
- 18 浅识艾青与“三”的生死缘  
中国 / 周国良



封面 画页



## 散文·杂文·游记

- 21 走进圣彼德教堂 / 伍良之
- 26 东京第一夜 / 唐珉
- 32 快餐 / 看看
- 33 拾取灵感在佛罗伦斯 / 易冠
- 38 曼绒风云人物知多少? / 驼铃
- 44 读《我这边的历史》  
(My side of History) / 哈利玛



## 小说

- 46 最后的义顺村  
/ 丁云



## 作家作品真情录

- 55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四  
甄供（1937——） / 杰伦



## 诗歌

- 64 田舟诗二首
- 65 白沙罗村保留原校  
——白小保校运动千日有感  
/ 陈良钟





- 65 序诗——  
喜读《前涛》第二期（七绝） / 春山
- 66 代赋集（三） / 春山
- 67 新春抒怀  
——献给南洋大学 新加坡 / 适民
- 68 缅怀白纯瑜校长 / 颜龙章



### 信息百叶窗

- 69 刘思诗歌创作座谈会 新加坡 / 网雷
- 72 《粤海桥》评介本刊 / 司徒瓦
- 封二 马丽副教授新著推介礼
- 封二 《九州精品征文集——引盼》推介礼



### 春山六十寿诞小辑

- 73 春山的生命行囊 / 甄供
- 73 有题  
——致春山夫妇 / 王涛
- 74 我的祝贺  
——给春山兄 / 杰伦
- 75 寄诗友春山 / 石诗元
- 封三 画页



### 才荷才露

- 77 单纯与复杂 中央艺术学院 / 冷傲
- 78 早上 下午 深夜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杨碧云
- 78 生与死 尊孔独中高二理 / 李佩文
- 79 我是个小说迷 芙蓉中华中学 / 苏晓慧



- 68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及征求献捐表格
- 76 稿约
- 80 编辑后记
- 80 鸣谢

冯至荣获“中国当代诗魂金奖”，由女儿冯姚平（左）代领，由诗人李瑛主持颁发。  
〔秋山 摄〕



# 诗光闪闪熠金华

## ——侧写2003年中国（金华）第九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

世界各地著名诗人，于2003年10月17日开始陆续汇集中国金华市国贸大厦报到。

我和廖金华（杰伦）也从上海乘搭火车匆匆赶来。廖金华来到金华，名字相似，各高楼大厦、酒店、商场、车站、路牌都有金华的名字，令廖金华感到无限的亲切。

金华是一座美丽、热情、充满艺术、音乐与诗意的城市，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金华，到了金华认识了金黄的佛手，婺城的繁华，金华的火腿更是扬名海内外。

取了主办当局赠送的两份礼物，金华火腿及“浪莎”驰名丝袜一套，我们便下榻于酒店。

### 盛大开幕仪式，颁发“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参加笔会诗人共有100多名，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及蒙古等。10月18日早上，诗人们乘上了三辆豪华巴士，在警车的护送与引导下，浩浩荡荡的前往茶文化花园广





钟鼎文荣获“中国当代诗魂金奖”，由古晓村（右）代领，左为野曼。〔秋山摄〕

场。金华市人民政府以红地毯式热烈迎宾。

广场上，阳光温熙的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带着笑容，带着满心的欢喜。开幕式在烟爆声，满天纷坠如花的彩屑下，掌声隆隆的进行。

大会宣布，第三届“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得主为冯至、余光中及钟鼎文。亲自出席领奖的余光中，风尘仆仆，极受欢迎，会上也朗诵了一首《乡愁》，令人回味无穷。

冯至由他女儿冯姚平代领奖，而钟鼎文则由古晓村代接奖杯。“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奖杯精致高贵，国际诗人笔会副执行主席野曼透露该奖杯顶端圆球是纯金制成，象征诗人一种伟大而有

价值的贡献与成就，而诗的光芒永远照亮诗人创作的方向。

“中国当代诗魂金奖”举办了三届，共有十名成就卓越的诗人获奖，他们是艾青、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第一届）李瑛、曾卓、绿原（第二届）及余光中、冯至、钟鼎文（第三届）。

开幕仪式令人感到温馨与感动的是，一群爱好文艺的青年与学生，在仪式将结束的时刻，忽然蜂拥向前，围绕诗人像追随偶像大明星一样不停要求诗人签名题字照相，场面一时也得劳动警察先生维持秩序，诗人们见后辈涌来，感觉后浪新芽，绽发了希望与光芒。

余光中说：“二十年后，可能他们当中将出现另

一个余光中……”

诗歌受到新一代的热爱与拥护，诗人笔会开幕仪式意义深长。出席开幕仪式嘉宾尚有中共金华市委副书记陈章凤，宣传部长杨守春，金华副市长林一心，诗人笔会执行主席犁青等。中央电视台、金华电视台及金华各报记者皆到场采访。

### “现代视野下的新诗 如何与传统对接”

诗歌论坛在金华市的红旗大酒店举行，大会由朱先树、骆寒超及野曼主持。九十多岁高龄的文怀沙精神奕奕的打头阵，发表了新诗要有世界观，以生活为基础，继往开来，以散发奇光异

文怀沙(右)颁发“中国当代诗魂金奖”予台湾诗人余光中(左)。(秋山摄)



彩。他说有些诗可以写，有些不能，新诗传承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主任、诗论家龙彼得则提出传统与现代具有的历史意义与秩序，他说：“传统有不变与可变的因素，不更新的传统不为传统，上流与下流是一道传承，新诗传承现实主义的理想，而以现实主义朝向超现实主义的追求。”

杭州诗人董培伦则指出，好的诗是经典性的诗，传承精品，让诗更有生命力，他形容传统是个精致的杯子，不要打破。中国诗人颜石也发表高见，指出艺术在规律中发展，新

诗不能摆脱艺术的轨道，更无捷径可循，否定和排斥传统都是幼稚与无知，他赞成诗歌的共存共荣。

马来西亚代表廖金华也在论坛上发表谈话，他认为诗歌必需具有真、善、美的优良传统，诗，要有基本的人文精神，对土地真挚感情的表现及本土化。诗人可以求新，可以追寻现代、后现代或解构主义等，但不能失去以生活、现实为创作题材的基础。他对艾青爱国家与人民的精神表示钦佩，并认为这是诗人应该学习的楷模。

参与论坛的诗人非常踊跃，且具有争论性，浙江一名年青诗人也表达了

不同的看法，认为新诗创作不可固步自封，且需要有更开放的创作目标与方向。

二场的论坛，大致上都接受继承传统，且在传统中不断求新，不断开拓诗歌更高的境界。

中国著名诗人贾漫、沈泽宜、纪宁、徐放、古远清教授等也都在论坛上发表高见。

### 走访中国诗坛泰斗艾青的故乡

艾青夫人高瑛，为人热情好客，在电台、电视台及各报记者的陪同下，





诗人作家在金华国贸大厦酒店留影。右起：秋山、古远清、杰伦、纪鹏、史英。

带领诗人们来到畝田蒋。

畝田蒋村是中国诗坛泰斗艾青的出生地（生于1910年3月）。

走访艾青故居是众多笔会代表与诗人所热切期盼的，走进长长的泥路，滚滚的尘埃，一阵“乡土”味扑鼻，村民们都列队等候，手上捧着米饭，交头接耳，颇有一股“客从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觉。

村子不大，人情味却是很浓，艾青故居前，围满了人群，走进院子里，木栏楼柱，古色古香，诗人们都在故居里签名留念，

并且听取骆寒超教授讲解艾青母亲难产及艾青出生的情况。

高瑛变成了人们争抢拍照的对象，畝田蒋出了一个艾青，人人感到骄傲与自豪。马来西亚诗人杰伦在畝田蒋接受电视台的访问，谈述中国在进步，人民迈向美好未来及到义乌的感受。

走访了艾青故居，10月21日，我们到“艾青文化公园”参与一项“艾青诗林”植树的仪式。

“艾青文化公园”位于施光南音乐广场附近，是由艾青的儿子艾未未精心

设计，并以现代艺术理念，创造充满诗歌艺术的城市公园。他利用36根廊柱，高拔坚固，融合光与影的旋律与意境，代表了艾青著名诗作《光的赞歌》站立于广场，非常独特。金华市人民政府耗资千万开发了具有高度水准的文化公园，确实是其他城市所难于媲美的，我们都在这里种植了50多棵的香樟树，期望他日，绿荫处处，文艺花朵，处处飘香。晓雪说：“艾青文化公园”的建立，大大提高了中国与海外华文诗人的地位与声望。





秋山为艾青  
公园植树留  
念。

“艾青纪念馆”是金华市另一个给予艾青崇高敬仰，高度重视的诗人“圣地”，于1997年9月动工，1998年10月正式开放。馆内有四层楼，展出了许多艾青诗作，图片与资料，配合灯光的设计，宽阔的空间，艾青纪念馆让人走入了历史，走进了诗歌美丽的境界。艾青给大家的感觉是很伟大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爱的深沉，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海。

马来西亚燭火出版社由编委廖金华代表赠送一套《燭火》季刊（第1期至11期）给纪念馆，秋山也将其诗集《大海与我》、《一树芬芳等你》、《海浪的掌声》及《秋山短诗选》移交纪念馆，获得艾青夫人高瑛的深深感激。

纪念馆前一座栩栩如生、高大

庄严的艾青铜像，是诗人们迫不及待争抢着拍照的对象，纪念馆馆长蒋鸽平（艾青的侄女）及副馆长周国良披露，该铜像是中国大连著名雕塑家张得蒂女士精心塑造，共值约三十万人民币，他们希望海内外诗人及游客到来参观，发扬艾青精神，热爱生活，热爱土地和国家……

“艾青故居”、“艾青文化公园”、“艾青纪念馆”，正如犁青所说：“是一项高品味的建设”及副市长林一心肺腑之言：“它丰富了金华城市的内涵”。

### 以诗会友， 约在八咏楼话李清照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





秋山在艾青故居签名留念，旁为张诗剑。

城十四州”，著名南宋女诗人李清照《题八咏楼》气吞山河，脍炙人口。我们有幸到八咏楼一游，吟诗作乐。这里古阁楼亭，石梯窄道，居高望远，心旷神怡。

金华人才辈出，“初唐四杰”的骆宾王、清代戏曲家李渔、文学评论家冯雪峰、国画大师黄宾虹、宋代抗金名将宗泽、音乐家施光南等，名家俊秀，话长说短，回顾无穷，光耀金华。

趁着 2003 年中国金华国际黄大仙文化旅游节的大好日子，在主办当局安排下，我们也游览了别有洞天的双龙洞，为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与李世贤而建的“侍王庙”，生动壁画龙腾狮猛，保留得非常完整与自然，庙前种了许许多多的佛手，金澄澄，富有金华特色。“天宁寺”内二棵龙凤千年盆栽，令笔会诗人叹为观止。

我们也到金华金三角经济开发区游览购物，选购小商品，货物琳琅满目，不胜枚举。女诗人们更是没有错过机会，买了不少发饰、耳饰等装饰品，满载而归。晚宴上，我们也品尝了金华火腿，举酒乾杯，载歌载舞，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 诗歌朗诵会， 散发金华情，艾青颂

第九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诗歌朗诵会一届比一届成功，一届比一届精彩。美国女诗人苏郁绮担任司仪表示参与朗诵会诗人非常踊跃，共有 31 名，分秒必争。朗诵会由金东区戏剧家协会表演婺剧《水龙吟》掀开序幕。笔会诗人能写，能吟也能唱，台湾葡萄园诗社社长金筑多才多艺，以《一盏心

灯》及《牵手》，引来全场的注目。犁青朗诵《望自由女神》慷慨沉重，痛责大国，搞垮经济，非常投入。王禄松朗诵《金华礼赞》，蔡宗周《金华火腿》，表达了对金华的一段深厚感情。

歌颂艾青的诗歌，在舞台上是最多诗人朗诵的，诗人们即兴写诗，内容扎实，不落俗套。老诗人屠岸朗吟《诗的翱翔》，纪鹏《赞艾青诗林》，刘丙辰《走近艾青塑像》，蔡克霖《献给艾青和聂鲁达》，颜石《信念之歌——写艾青在新疆生活》，莫文征《赞艾青》、新加坡诗人适民《访艾青故居》，徐家《以艾青名义》，傅天琳《植下一棵树》，及马来西亚诗人秋山朗诵一首《我在寻找一道光——致艾青》，博得掌声如雷。诗人们对艾青抒发了最真挚的感情与崇高的敬意。

诗歌朗诵会在庄严的气氛中进行，然而野曼夫人林紫群以一首《谁叫我作诗人的妻子》，风趣幽默，道出诗人妻子的心酸，可爱与积极的一面，弄得场面轻松了许多，而林子也以一首《致李清照》朗诵得深入人心。

其他朗诵者尚有贾漫、徐放、张诗剑、李秀珊、冯姚平、方伟军、沈泽宜、刘湛秋、陆萍、冉冉、张浩等。





金华茶文化公园留影。右起：杰伦、秋山、纪宇、萨仁图娅、牧尔淇及春华。

总之，诗歌朗诵会给予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有意义的，通过诗歌朗诵，我们作出了亲切的交流，彼此让诗歌在舞台上发挥了艺术再创造的功能。

###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任重道远

参加诗人笔会，收获丰富，青岛诗人纪宇花费约30万人民币出版《纪宇诗文珍藏本》各赠一套予出席诗人，极有“重量”；金华市人民政府热情招待，无微不至；金华日报也拨出诸多版位报道笔会新闻及发表诗

人专访及作品。中国诗歌要发展，海外华文诗歌也要发展，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闭幕典礼上，诗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交换名片、诗集，交换了诗的艺术与信念。很高兴看到笔会出现一些年青的面孔，新加坡史英带来了伍木，辽宁一级作家萨仁图娅带了女儿牧淇尔（蒙族），香港诗人张诗剑带来学生郁莹，还有青岛大学的曹安娜，重庆的冉冉，北京的张浩等，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我和廖金华在笔会认识了《江南文艺》主编王金虎，在他盛情的邀请下，笔

会结束后我们一道游访杭州和苏州。我们拜会了中共西湖区委宣传部副主任单金发及著名音乐家吴大同，分享了音乐与诗歌的经验，获益不浅。我们到了西湖、龙井，到了岳王庙、寒山寺、怡园、石狮林、报恩寺等，很多诗歌灵感，都在这山山水水之间，激发起美丽的花朵。

中国“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升空，成功降落，在这充满光辉与荣耀的时刻，金华也显得熠熠生辉，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的主办，我们期待着它能更辉煌，灿烂夺目，照亮世界，源远流长……





秋山（左）与  
诗人贾漫（右）  
在金华侍王庙  
前合影

# 我在寻找一道光 ——致艾青

走向胡同  
走进高高的石壁  
走出了一条  
畝田蒋的路

金华父老  
来不及问候  
脸上  
就挂满了光彩

唇边米饭  
来不及入口  
诗的芳香

浓浓的飘送

我在寻找我要寻找的  
一道光

深深庭院  
墙角上

我看着你看着我微笑  
你看着我看着你讶然

你  
就是一道光

照亮了  
人民土地和  
国家

你  
就是一道光

金华的艾青  
中国的艾青  
世界的艾青

我向您致敬……



36根廊柱，象征艾青诗作《光的赞歌》（由艾未未设计）。图为诗人们在此景点前留影，右起：杰伦、史英、秋山、高瑛及野曼。

# 如何与传统对接之我见

2003中国（金华）第九届国际诗人笔会随着10月18日上午九时正假金华茶园简单而隆重的开幕之后，于红旗大酒店（5号会议室）一连两日展开诗歌论坛的讨论。大会拟定的论题为“现代视野下的新诗如何与传统对接”。我是很迟才决定参加此次的国际诗人笔会，由于时间短促，事先并未准备任何论文，但却不顾谑陋的在平台上向出席笔会的一百余位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发表了自己对新诗写作的一两点如以下的未及广泛及深入探讨的粗浅看法。

——题记

在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时节，我与秋山来到这有山有水的美丽金华，我们是马来西亚的代表。

过去两年来，我又像四十年前一样，学习以诗歌的方式去表



达内心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不管写的是新诗抑或旧诗。

犹记得 1964 年间，我写了一首题为《门外有人叫卖菠萝》的新诗，它刊于那时香港出版的《文艺世纪》，后来收集在诗集《天掉水》。那是一首篇幅较长的习作，其中的一节是这样的写着：

那个日子最难过也最难忘

当爸爸妈妈带我到一个新地方生活

果园自眼里缩小了

淡漠了

我看着我

妈也看着我

眼泪在默默中滴落

在那忧郁多难的土地上

.....

我写的是关于土地的灾难故事，它发生在我十岁的时候，正确年份应该是 1949 年。为何我说最难过也最难忘呢，因为那芭园是我的父亲及其他有着相同命运的南来谋生的父老们在日治时期艰辛开辟出来的。在那里有我喜欢的果树，我爱抓的小鸟，我的童年在那儿渡过，一道溪涧，一个小山头均是我玩乐的地方。因此离开时眼泪在默默中滴落。然而为何又说土地忧郁多难，到一个新地方生活又指什么呢？那是由于英殖民地政府，要配合邓普勒将军推行的一项“坚壁清野”计划，便在马来亚颁布及实施

紧急法令。接着把靠近森林附近的一些村落的居民都集中起来，将所有的人安置在一个围以重重铁刺网的所谓“新村”，而其实是完全没有现代化设备（包括水电供应及医药服务等）的“集中营”。英殖民地政府推行“坚壁清野”主要目的是对付马来亚共产党，但无辜的村民却先见其害。

如果现在让我来写那样的一首诗，不论在视野或感情思想上都会有着不同的效果。在我写作的时刻，因未触及村民内心的痛苦与煎熬，因此一般的读者读我以上的习作，根本就难以了解我以上所讲的土地的“忧郁多难”的实际情况。

我此刻在金华举行的笔会的诗歌论坛上，特别谈论有关土地的一首诗作，目的是要告诉诗人们，我对中国诗坛泰斗艾青先生的怀念与尊敬。我爱读他的诗篇，包括抒情诗与叙事诗，而且也深受其《诗论》的影响。

其实我在 1964 年写作《门外有人叫卖菠萝》时，我想到艾青先生的一首相当出名的抒情诗，即是《我爱这土地》，尤其是该诗的最后两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写的土地的忧郁多难是紧急法令带来的痛苦，而

艾青所表达的对土地的深沉的爱，是反对及痛恨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土地的侵略。我又怎敢跟诗坛泰斗相提并论呢，我以上所提的，只不过是说明艾青对我在诗歌写作上的影响而已。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议题是：“现代视野下的新诗如何与传统对接”。然而诗是否有传统，我的看法当然有。文化有传统，文明有传统，历史有传统，而科技也有其传统的。我要加以说明的是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现代一些诗写作者往往把“打破传统”看成否定一切传统或颠覆传统，因此认为没有什么传统可对接，它是断层或是断奶文化。

然而，“继往开来”是现实主义诗歌写作者所坚持的立场与观点，只有继承前人写作上的优良传统，才能丰富新诗的写作表现。否定一切传统，只有显示出诗歌写作者自己的狂妄，幼稚与无知。

“继往开来”是现实主义诗歌写作者的一项重大任务，其所涉及的是个如何深化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问题。

大马著名诗人吴岸先生对现实主义深化问题有过精辟的见解。他说：“现实主义的深化，除了吸收更多的表现手法之外，还包括思想





杰伦为艾  
青公园植  
树留念

的深度，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化。”（见《说不尽的吴岸》一书）

因此，一些年轻的诗作者是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了解，而非现实主义已步入穷途，已无其发挥的空间。如是，更具体的讨论现实主义的诗歌写作方法或如何从思想及手法上达致现实主义的深化，该是今天我们讨论新诗如何与传统对接的一项必须探讨的课题。

回头再看艾青的《诗论》，它一开始就这么说：“真、善、美，是统一在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

艾青在写作《我爱这土地》的感情是真挚的，他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痛

恨，是热爱土地及追求和平的善境，他以诗歌的语言去表述这一个思想感情就是美的完成。

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正是真、善、美的具体表现。还有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却又是另一种真、善、美的情操与精神。至於浪漫主义的郁达夫的“曾因酒醉鞭名马，深怕情多累美人”又何尝不是一种动人的情怀。就以余光中的《乡愁》来说，诗中对乡土的深情与怀念，读者读之也为其真挚之情所感动。

然而中国更早的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确是怀国忧民的，表现在统一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

真、善、美的表现。因此，不管古代，现代或当代的诗人在写作上都必然受到前人的影响，而现在及将来的诗人又怎能例外。

我们迢迢千里而来金华，并参与新诗写作的探讨，同时在期待着聆听座上更多诗人的高见。

个人的浅见以为，艾青的《诗论》仍然是新诗写作的有效经典。因此新诗要与什么传统对接呢，追求真、善、美的三种境界，便是对接传统的最佳途径。

（写于2003年10月27日笔会之后）





诗人们在金华侍王庙留影。右起：杰伦、龙彼得、秋山、曹安娜、贾漫。

## 传统与现代

提及“传统”，必然要引证 T.S.艾略特的重要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但不同的译者在措词上却有一些差别，我在这里只好合并用之。杜国清译：“传统并不是可以继承的遗产；假如你想获得，非下一番苦功不可。最重要的是传统含有历史的意识，那是任何一位二十五岁以后仍想继续做诗人的人几乎不可缺少的；这种历史的意识包含一种认识，即过去不仅仅具有过去性，同时也具有现在性；历史的意识使一个作家在提笔写作的时候不仅仅在骨髓中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时代，同时也感觉到自荷马以来的欧洲文学整体以及其中一部分的自国文学整体是一个同时的存在，而且构成一个同时并

存的秩序。”接下去是卞之琳译：“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痖弦在《现代诗的省思》一文中，通过中国现代诗坛三十年来曾发生过好多次的文艺论战，否决了“绝对的全盘西化和国粹派”两个极端，提出了自己对传统与现代的看法：“事实上，传统与现代，一如河川的上游与下游，是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呼应，文学就在这样的绵延里不断地演化、发展；因此，每一个时代的文学，

相对前一个时代是新，相对后一个时代便为旧，形式容或变化，本质与精神依然有相通或一致之处。也就是说，作者唯有根植在旧有广袤的泥土里，吸取传统的精华，再对现阶段有所自觉与体认，才有可能从而创造出新而现代的作品。”“现代中国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因应之道是在历史精神上做纵的继承，在技巧上（有时也可以在精神上）做横的移植。两者形成一个十字架，然后重新出发。内容方面，透过现代人的世界观去认识生活，寻找新的素材、演绎新的主题——像是落实回到民族与乡土，自前辈既有的价值成就中突破出来，或者发展中



国文学传统中所没有的‘正视人生的宗教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序，页13）……把现代中国人表现情感的、思维的、道德的方式传达出来，并向更博大的题材挑战，从抒情到咏史，从殊相的点扩而为共相的面，辅之以精确的语言，动人的节奏，现代中国诗于焉而在。”

以上论述，都是很有见地的。

首先，传统与现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眼光去对待。所谓“永久”与“暂时”、“上游”与“下游”，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传统影响现代，现代发展传统。永久与暂时、旧与新是相对的，永久中包括暂时，暂时会趋近永久，昨日之旧酝酿了今日之新，今日之新何尝不是明日之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立足于动，才能正确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其次，传统中有不变的因素，也有可变的因素。不变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与审美本体；可变的是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如诗的题材、语言和格律。作家、诗人的使命就是要扬弃那些可变的因素，继续传承并进一步探索那些不变的因素。所以，我们说一个杰出的作家、诗人，既脱离不开传统，更不会为传统所束缚。

第三，创新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也是诗的规律。传统需要更新，不更新的传统不成其为传统，而是僵化的教条、扼杀自由的锁链。没有规范，追求规范，一旦形成规范，时间长了，也会走向它的反面。所以，痼疾对传统不提“继承”，而提“反刍”、“反传统”，实则就是“创新”，正如其他诗人所谓的“脱胎换骨”，对“传统”要作现代式的发现和发展，而当“现代”成为“传统”之时，对它的“更新”、“反刍”又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第四，现代中国诗或云中国现代诗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因为是现代的，它必须与世界诗接轨，参与全球化交流；因为是中国，它就与民族诗学挂钩，突出本土性特征。这决定了我们的基本策略，是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相结合，即将外国诗（包括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鲜经验与中国诗（上自《诗经》下至当代）的优秀传统融汇在一起，在中外宽可全地球的横坐标、古今长达几千年的纵坐标所构成的立体交叉点、迷人的金十字上，发展现代中国诗。

我所谓的“现代中国诗”，就是新诗。她始于五四白话文学运动，至今已有

八十余年的历史。她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历时三千年，经历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阶段分明的群星灿烂的时代，出过许多大诗人与大作品，积累了诸如意象的使用、时空的交错、心灵的飞动、字词的变化、格律的活力、境界的显示等成功的经验和技巧。对这一传统的传承，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陈仲义提出：“重启与开放古典人文精神在当下的新意；继承与光扬古典诗学精粹在现代向度的转化；激发母语诗质与外来文化互撞中的活性；于传统最富生机的部分寻找变异的突破。”（《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谏论》）是很有道理的。二是西方诗歌的传统，19、20两个世纪，二百年的历史，主要流派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惠特曼的包罗万象、融汇一切，波德莱尔的“契合”说及审丑，狄金森的超现实主义的直觉体验，兰波的“联觉”，马拉美的“词的炼金术”，瓦雷里的“理性神秘主义”，里尔克对存在的祈祷，叶芝的玄妙的智性，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奥登的“现代敏感”，希梅内斯力求用诗来把握“永恒的瞬间”、“动态的入神”、“响亮的寂静”、“虚无中的存在”，弗罗斯特的心态知觉化及“博学诗”，



博尔赫斯的来自书本的幻想……等等，都曾影响过并在继续影响着中国诗人。陈寅恪认为西方诗与中国诗根本的不同，就在于西方诗长于宗教性的体验，中国诗长于现实人生的体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并总结西方诗歌的传统提供了启示。现代化与民族化同样重要，只不过在不同诗人、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新诗即现代中国诗有没有传统？回答是肯定的。骆寒超在《新诗主潮论》一书中，将新诗的主潮分为现实主义诗潮、浪漫主义诗潮与现代主义诗潮三种，分别进行了言之有据、理之有新的论述，可以说是对新诗自身传统的一次出色的探讨。在“结束语”中，他这样写道：“如何完整地、全面地表现人，是新诗创作根本性的逻辑起点。所谓完整地表现人，是指既要表现人的外在社会生活，也要表现人的内在本能生活，即既要有现实主义的追求，也要有从现实主义推向超现实的追求。所谓全面地表现人，是指既要表现人在现世中经验的梦想，还要表现人在宇宙中超验的灵思，即既要有浪漫主义的追求，也要有从浪漫主义推向新浪漫的追求。”骆寒超认为这三股主潮可以互补、递进、渗透，统一在一个系统里，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对新诗有更多追求的诗人一定会博采众长，把这三股主潮所体现的艺术精神

共融在自己的抒情个性、艺术风格中，走一条凌驾于三股主潮之上的抒情新路子。他将其归纳为“冯至——艾青——穆旦抒情路线”（冯至出自现代主义，艾青出自现实主义，穆旦出自浪漫主义，三人分别代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新诗探求的最高层次）……这些文字都是极具创意的。

1999年，笔者写过一篇《对华文诗歌走向的分析与前瞻》（收入拙著《中国式现代诗》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6月版）。在后半部，我提出了四个论点：“在人类与中华的关系中选题”（“为人类写魂，为中华作证，是华文诗歌的两个母题或两大使命。”），“在自由与规范的矛盾中造型”，“在人生与艺术的并重中提高”，“在大众与小众的结合中传播”。这既是对21世纪华文诗歌的前瞻，也是对新诗传统的体认。关于“造型”，特别要多讲几句。

新诗的优点是自由，缺点也是自由。称之为优点，是相对于旧诗词而言，实现了体式的解放，思想不受束缚，诗意随主观情绪表达，口语、古语、外语皆可入诗。谓之为缺点，是指从未形成基于学理的章法，容易浪漫无节制，任性而行，毫不顾及语言的尊严。这就需要加以限制，用格律予以规范，迫使诗人树立自律意

识，重视语言对人类文化所提供的价值，闻一多把这叫作“带着镣铐跳舞”，林庚认为“格律是形式独立的诗性语言阵地的保障”。然而，规范一旦定型，又造成了新的束缚，诗的天性就是独创，最容不得金科玉律的教条与均齐划一的规定。于是，格律被打破，代之以半格律以至于无格律……新诗就是在这种自由——规范——自由、反限制——限制——反限制的往复循环中前进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新的诗体，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例如：五四时期出现至今仍为诗人们运用的散文诗，海峡两岸诗人都写的唐人绝句式的小诗，郭小川、贺敬之常用的楼梯诗（至今仍为写政治抒情诗的一种形式），为冯至、“九叶派”诗人成功采用的“十四行”诗（与楼梯诗一样属国外引进并加以改造），余光中、痖弦擅用的民谣诗，因“新月派”带头一度畅行的有韵、顺口、大体整齐的“豆腐干”诗，50、60年代在大陆盛行的民歌体诗、长篇叙事诗，8、90年代兴起的思辨型抒情长诗，90年代由洛夫首创、张默等台湾诗人试验有效的隐题诗……等。多元、多样，不拘一格，恐怕是中国新诗的最大特色。身处海外的华人诗人、华裔诗人还将因所处的地域与文化不同，在自由与格律的矛盾中，创造出新的诗体来。

# 浅识艾青与“三” 的生死缘

1992年5月，艾青最后一次回金，我在金华市人民大会堂聆听骆寒超教授作报告，艾老坐在主席台上，我与艾青有一面之缘。1996年5月5日，艾青走完了86年的人生历程，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为之呐喊，为之歌唱的世界，为继承和发扬艾青这一份丰厚的先进文化遗产，缅怀艾青的伟大人品和文品，金华市委、市政府决定筹建艾青纪念馆、艾青公园，并于1997年9月动工，我有幸参加基建工作，是我与艾青名字的工作之缘，1998年10月，艾青纪念馆、艾青公园落成开放，我留在艾青纪念馆工作。从此，日夜陪伴着艾青的灵魂，是我与艾青相伴的一生之缘。读艾青诗、看艾青传，守艾青灵，慢慢地，我发现艾青从生到死都与“三”有关，是巧

合？还是命中注定？要么真的是缘份？我至今不解，故撰此文，请大家指教。

## 一、诗人出生地，神奇的“三角洲”

在金华与义乌交界处，有块神奇的三角洲，现为金华市金三角经济开发区，1910年3月27日，诗人艾青出生在此，那时候，人们没有发现这块土地有什么神奇，直到人们知道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陈望道、第一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施复亮、第一个明史专家因《海瑞罢官》而荣辱的吴晗、文学评论专家冯雪峰都出生在这狭小的三角洲内，才发现它有那么的神奇。

## 二、考入画院，只学了“三个季”

1928年秋，艾青考入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即今中央美术学院，成为这所权威性高等学府的第一届第二期学生。为此，美丽西子湖边，孤山脚下，苏公祠、白公祠都留下了艾青的足迹，那时，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现实的阴影使他喜欢运用灰色的调子完成每一幅作品，因一组“色彩画的诗”在学校的一次画展中展出，使校长林风眠发现了艾青具有非同一般的绘画才能，一句话：“你在这儿学不到东西，到外国去吧！”而结束艾青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习，他只在这里待了秋、冬、春，而没有过夏。





杰伦赠送纪念品予艾青纪念馆，由周国良（左）接领。  
〔秋山 摄〕

### 三、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艾青于 1929 年春天，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到了法国巴黎，在这段时间，艾青读了一些中文翻译的哲学和文学的书，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小说和诗歌，有时也到工人区的“列宁厅”看禁演的电影，同时也读了一些法文现代的诗，对其有过重要影响的有美国诗人惠特曼、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法国诗人兰布的诗，他最喜欢且受影响特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尼的诗，因为他的诗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

破灭的景象。在巴黎，艾青开始试验着在纸片上记下一些瞬间既逝的感觉、印象。

1932 年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天，艾青离开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留学三年的巴黎回到祖国。

### 四、上海坐牢“三年”

1932 年 5 月，艾青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与同仁共同创办“春地美术研究所”，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7 月 12 日晚上课时，遭到法租界巡警的袭击。和江丰、于海等 12 名美术青年一同被捕，国民党以臭名昭著的“危害民国紧急罪法”

控告艾青等 12 名美术青年，并作为政治犯受到起诉，艾青因参加了以危害国民政府为目的团体，并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艾青无法从事绘画，故用笔写下了一首首诗，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表达了艾青对中国广大农民悲惨境遇的深厚同情与关切，而引起强烈反映，轰动诗坛。在狱中，艾青先后写了《聆听》、《监房的夜》、《叫喊》、《铁窗里》、《透明之夜》、《芦笛》、《巴黎》、《马赛》、《画者的行吟》等二十六首诗，直至 1935 年 10 月底获释，就这样三年的坐牢期，艾青带着脚镣跨上了诗坛。

## 五、沉重的三个字 “搞错了”

1957年，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次年4月被流放黑龙江北大荒，后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3月平反。当年的始俑者对艾青只说了三个字“搞错了”，三个字二十一年的代价。“俱往矣！”艾青同样用三个字宽容地回答了他。

## 六、艾青的三个创作 高峰

著名艾青研究专家骆寒超教授说：“没有一个诗人，能象艾青这样，一生出现三个创作高峰。”

1. 三十年代：代表作是《巴黎》、《马赛》、《透明的夜》，《大堰河——我的保姆》等；

2. 抗战以后：代表作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吹号者》、《北方》、《火把》

等；

3.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艾青以古稀之龄，创作了《归来之歌》中的大量优秀诗歌，如《光的战歌》、《面向海洋》，《古罗马大斗技场》、《盆景》及一些精致的小诗。

## 七、诗人纪念地巧合的 “三角形”墓、馆、园

在浙江省金华市“三江”交汇处的南北两岸，分别建有艾青纪念馆、艾青公园。

高级建筑设计师洪铁城先生设计的艾青纪念馆被选中建设，采用是罗马风格青灰色四层建筑，正立面正巧有三个“三角形”装饰，纪念馆大门口空地与婺江东路呈直角“三角形”。

艾青儿子艾未未先生设计的艾青公园座落在婺江南岸，与艾青纪念馆隔江遥遥相望，占地面积10亩，为敞开式公园，公园地形也呈直角“三角形”，园内有艾青陵墓，墓高1.65米，呈斜“三角形”。

## 八、骆寒超教授评艾青 诗歌的三个审美敏感区： 土地、浪漫、太阳

骆寒超教授评艾青诗学追求的三个终极目标：至美、至善、至真实。

吉狄马茄先生评艾青诗歌的三元素：土地、太阳、河流。

张永健教授评艾青艺术世界的三基石：真、善、美。

艾青的诗作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艾青和聂鲁达、希克梅克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

不知还有多少个的“三”没有被发现，不知还有多少个“三”与艾青的诗歌创作、生活、工作、命运相连，有的“三”是确有其事，有的“三”是别人给的，有的“三”是巧合的，有的“三”是艾青创造的。

## 参考文献：

- 《艾青评传》骆寒超 重庆出版社
- 《艾青传》程光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艾青的艺术世界》张永健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追踪艾青》董正勇 新疆大学出版社



# 走进圣彼德教堂

圣彼德教堂。



一直把梵蒂冈

当作是罗马教皇管辖之地，充满宗教色彩，也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0.44 平方公里）。可是，当我踏足梵蒂冈，它给我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

旅游车开向 Conciliation 调和大道，我知道我已来到梵蒂冈，举世闻名的圣彼德广场张开两手在欢迎我；刚才的心驰神往，现在变成心旷神怡，心花怒放。启步走向由 284 根石柱围成的柱廊，就像伸张的两个臂膀，那个迎面的圆顶就像满脸笑容的人，头上的小圆顶恰像一顶帽子，设计者的匠心独运将圣彼德 (Saint Peter) 形象化，他张开无任欢迎的手臂，他要无私地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仰望他上臂到前臂上站立着的 140 位圣者塑雕像，肃然起敬之心油然而生。那前臂合拢立在正中的埃及方尖石塔在告诉我们当年





作者摄于圣彼德教堂广场。背景是 140 位圣者的部分雕像。

圣彼德要求头颅身躯倒转被钉死十字架的地方，因为基督是被钉死十字架，圣彼德要求倒转身躯钉死十字架，是对基督的一种崇敬。中学时我在教会学校，Bible 被列作一个科目，所以对圣经里的许多故事、圣迹都相当清楚；众多人物之中，我对圣彼德印象比较深刻。后来又涉猎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 Quo Vadis?》，作者将圣彼德塑造成文学形象，无异是黑夜漫漫时代的一个坚贞不屈的典型。圣彼德要逃离罗马，脱离樊笼，远离暴虐的尼禄的迫害，可是，就在那荒郊旷野，他看见在那光亮耀眼处，那已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一轮的基督走向那肉烬骨灰飞扬的罗马城去，他不禁高喊：主啊，你往何处去？他彻底醒悟了，要找真理，要找正义，他就要回去罗马城。他与千万的人民为维护真理，支持正义，共同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罗马城里。他是在公元 64 年或 67 年殉教。

杂在人流中，我在追踪圣彼德的事迹，但我的脚步不停，亦步亦趋，每个人的步伐紧凑，但都着地无声，没有话声，大家都是缄默庄重，我们是走进一个合宗教建筑、雕塑艺术于一体的震古烁今富丽堂皇的经过好多个年代，好多个建筑师、艺术家的精心策划逐步建造、雕塑，才有了目前的规模。那个广场是兼具建筑家、雕塑家、画家的 Bernini 贝尔尼尼的建筑、艺术杰作。那两个喷泉，左边的是贝尔尼尼的作品，左右双泉与那伸张的两臂匹比成双，而迎来就见到圆顶便是文艺巨匠米盖朗基罗的精心杰作。从文艺复兴开始，诞生许多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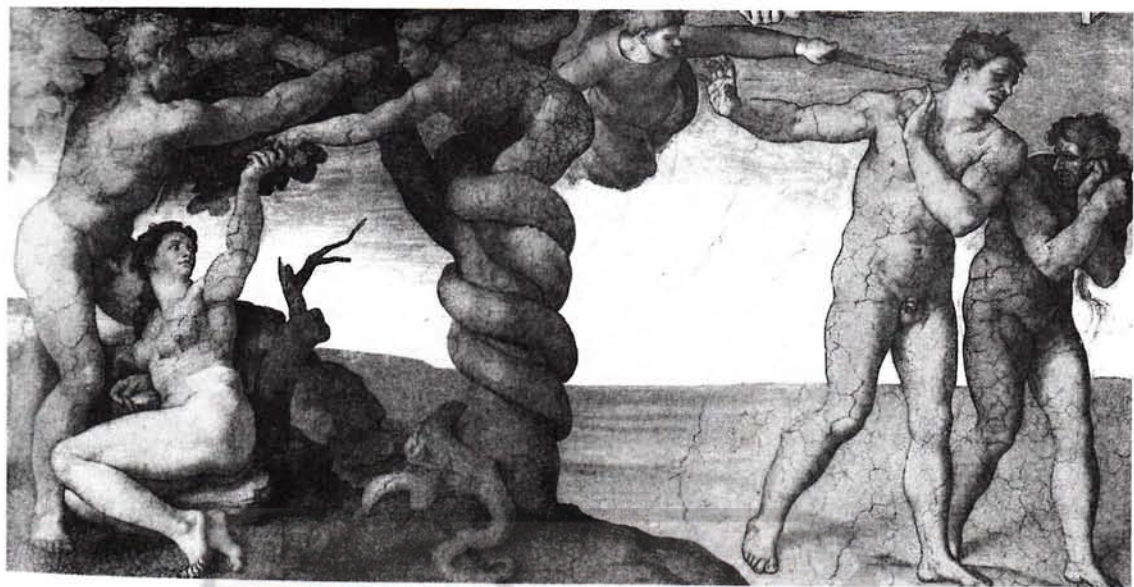


圣彼得教堂内拉斐尔的“耶苏显圣容”  
Transfiguration。

的建筑家、雕塑家、画家，到十五十六世纪，已经有六百年了，在时空交错中，活在廿一世纪的我们，看得见摸得到那久远年代人类文化艺术的杰作，贝尔尼尼、米盖朗基罗……等人也变成眼前人物了，我觉得自己真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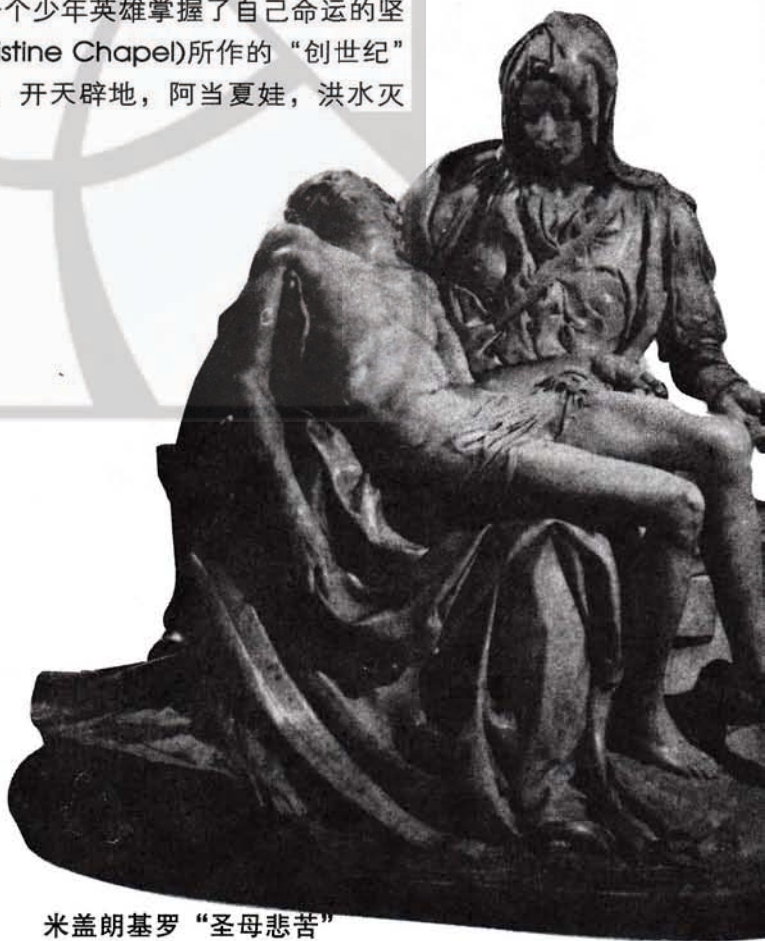
可是，当我进入万古同悲堂 Chapel of the Pieta，望着米盖朗基罗的“圣母悲苦”雕塑，我跌入沉思。圣母低首闭目，右手紧抱爱儿，左手无奈地张开，柔弱无力，如果不是指说圣母和基督，这也是一幅人性升华的母子图。爱儿遭受无尽的凌辱，最终被害，那种刻骨铭心痛失亲儿的伤





痛，从她那紧闭的双目，无尽的悲苦，世上也没有一个人能与她分担，无语问苍天，那股悲怆，岂能一语概括。文艺复兴是要恢复人的尊严，对人类力量的讴歌；米盖朗基罗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奇才，他著名的雕塑作品《大卫》突出了一个少年英雄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坚定信念。他在圣西斯廷教堂（The Sistine Chapel）所作的“创世纪”天顶画，那一系列从旧约圣经取材，开天辟地，阿当夏娃，洪水灭世，诺亚酩酊等画幅，描绘了一百多个比真实人体大两倍的形象，明显的是在讴歌人类，同时也传达了人类心灵痛苦的历程。所以我看“圣母悲苦”的雕塑，不禁就联想到人世的母子亲情来了。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是米盖朗基罗，也是其他文艺大师的刻刀、画笔下体现无遗。“圣母悲苦”雕塑是米盖朗基罗年轻时的杰作，在圣母饰带上的签名是他所有塑像雕刻绝无仅有的，可见他对这个作品的重视与珍贵。

殿堂里的纪念堂、坟墓、圣像、雕塑、镶嵌画，让你凭吊、瞻仰、鉴赏、沉思；殿堂的大，让你低回不思离去；当一踏进殿堂，乍眼不会感到它的宏大，调和安祥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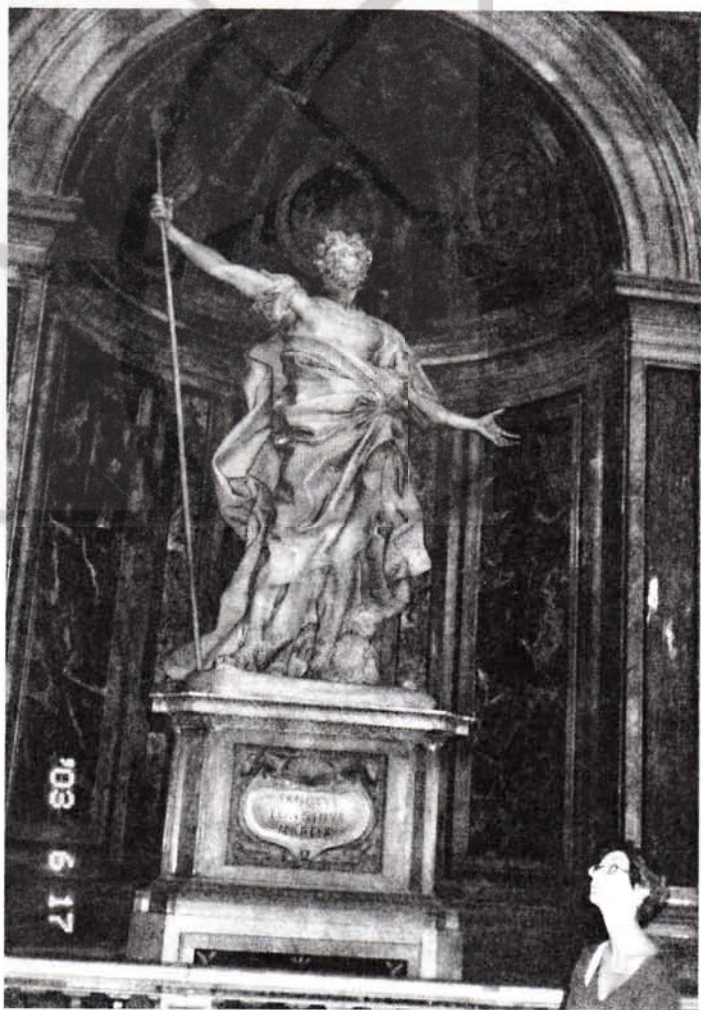
米盖朗基罗“圣母悲苦”雕塑。



圣者、天使的雕塑比比皆是，柱廊、门廊、圆顶精雕细镂，不管是人物，还是物件，不但使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也使人像坠落在一个精致美好的世界里。一直往前走，一再出现的圣像、雕塑、柱廊、门廊、圆顶、匾额，电光火速的灵犀，会让你联想到它们若与原物相比，那可真是庞大无比了。这时你抬眼望着米盖朗基罗设计的教堂大圆顶，你会觉得其高无比，其大无穷，天高盖地，自己竟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微不足道。连 Bernini 贝尔尼尼雕刻有五层楼高的青铜天篷也变得那么矮小。贝尔尼尼将这个四根螺旋形铜柱支撑的天篷置于高祭台上，圣彼德的坟墓是在祭台前方，坟墓前栏杆上有 99 盏点燃着的长明油灯。圣彼德的铜像立在右首最后的柱廊与门廊中，他两目圆睁，正气凛然，嘴巴微张，右手中食指紧合直向天庭，左手紧握划上十字的钥匙，左脚顶着石台，脚趾历历可见，右脚斜倚石台边，脚背光滑，不见脚趾，原来信徒向他膜拜，低头用嘴吻触，经年累月，年长日久，竟然被吻吸得光滑一片，信徒对圣彼德崇敬之心可见一斑。望着圣彼德凛然不可侵犯的仪态，想他追随基督，战战兢兢，礼仪周到，尽忠职守，为了布道，维护真理，支持正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尼禄的暴虐吓不倒他，成仁取义，从他身上，我看到许多古往今来、仁人义士的缩影。人的信仰是无坚不克的，宗教家、革命家、艺术家、科学家，凡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信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都是令人崇敬的，因为他们没有虚度生命，那是世世代代的人应从中吸收的养份。富于表情的，感动人心的，我在圣彼德教堂，圣西斯廷教堂都看到了，我走在圣彼德广场，我似乎觉得自己的人生又充实了些。

(2003 年 7 月上旬追记)

圣彼德教堂内圣者的雕像。



# 东京第一夜



“各位亲爱的旅客，请注意：我们的航机现在正在二万一千尺的高空中飞行，并朝日本首都东京的方向慢慢下降；十分钟之后，我们将在东京的羽田机场降落。现在东京时间是下午4点27分，天气良好，气温摄氏8度。请各位旅客现在就把座位上的安全带扣好，别再在机舱里走动。祝各位有个快乐的旅程，谢谢。”

机长的声线很美，一口漂亮华语煞是悦耳。唯令人感到纳闷的是，中华航空公司这名机长，怎么把成田机场说成羽田机场了呢？从香港国际机场飞抵东京成田机

场，印象中，行程表上明明是这样写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吧？否则，初次出国旅游的我实在运蹇。成田？羽田？乖乖，领队的，在远远那头的机舱尾，不像老行尊，嫩嫩的，若问他去，说不定回你这么一句：羽田怕不就是成田吧……

是好久好久以前的陈年旧事了。

无聊翻书，居然从书页中掉下了张权充书签的日航登机证。上头那飞鸟展翅的圆形标志，竟像时间机器，一霎间便将时光倒流……



其时，那羽田二字，我倒也喜欢。它使神经敏锐的我感觉到了展翅的鸟雀在田埂上跳跃的喜悦；也使我联想起川端康成的《千羽鹤》里边令人荡气回肠的凄美哀艳。充满缺憾悲愁的人生，但见人与宿命对决所展示的生命的苍惨暗淡。但小说并不纯粹在讲故事。悠悠岁月，日子在黯然无奈中淡淡的、优雅的流逝。那妇人毕竟还是有梦的，遗留在茶碗口边上隐隐的残红，烙出的，是怎样的一记镂述我执摆弄戏梦人生，乃至令人惊怵不已的印痕啊？川端康成早已在他的美丽与哀愁中死去，兴许已羽化，但他的小说里暗晦的意象，依然令人心涩神伤。唯往虚无里参悟的人，既然羽化了，想来再已不耽什么无常、苦、空的吧。羽田，羽田，飞鸟在田畴上空穿梭，多自在多逍遥啊，我好整以暇的按了按椅把上的求助装置。

“华航班机只降落羽田机场。”

果真是羽田！

有点失望。无缘一睹成田这个在当年筹建中当地居民与政府长期对峙，风波闹得甚嚣尘上的全日本最新的国际机场的风貌，不免有向隅之感。这个二战后崛起最快的亚洲国家，自是想囊括天下间的第一；东京铁塔，不就好比巴黎的艾菲尔铁塔稍高了些许的么？

尽管世人有点酸溜溜，偏又由不得你不折服。始终不屈服不甘示弱，果然就又胜出强大。俨然荦荦大国，统领风骚，气势高昂，英姿焕发，无关乎天与地，只在于不离不弃。诚然，那别具格局的社会文化传统及独特的民族精神的传承，予人一目了然的答案。战败后不过短短二十来年，又再度漂亮地崛起，山姆大叔的保护伞提供利于复原及发展的种种方便，只是一种助缘。能够神速的款摆出一付崭新焕然的英姿雄势，那传承于历史及族群文化渊源、

善于向人取经却绝不忘本味源、更且懂得去芜存菁乃至融会贯通的耐人寻味的民族根性民族精神，绝对是一股自然推动力。啊，这些内心世界贯流着诡异色彩及玄秘精神力量的东洋人！当人们从电影或文学作品里接触到令人震撼不已的武士道精神，以及大和民族深深蕴含艺术之美及空灵高妙意境而禅机如丝飘缕游难以抓牵的精神世界时，莫不感到玄惑而不禁再三惊叹。

闯入了文学天地，十四、五岁的青嫩年纪的我，虽然以五四新文学及欧洲文学先行，却又同时疯狂也似的啃起了日本文学。而日后令人深深陷入不尽的热恼苦烦的俗世尘缘，又谁说不是累世的业障啊。无始劫以来，那亏欠了的，总得还。偿清了，蓬莱梦断，回首，竟像是看了一出戏，花落水流，了无痕迹。者番日台韩港之行，实乃陪太子读书。苦了半辈子的阿姐，难得一时作兴远游，繁忙的外甥恳请陪同一行，好一路照应；我虽有点意兴阑珊，也无以拂拒。

机身大大震抖了一下，撞着巨幅的云层了。明显地察觉到它在不断往下降。未几，眼下果然出现了海岸线。浅浅的绿，柔柔的蓝，淡淡的灰，糊糊的赭，在稀淡的烟岚轻罩中，柔顺闲静地伸展，扩大……啊，这不就是传说中携带三千童男童女前往寻觅长生不老药的徐福眼中的东海神山？

暮春，正当满城飞花风光如画，怎是这一天白惨惨的素净灰阴？4点38分，薄薄的暮色笼住整座外观十分端正的现代化城市。唯其那轻烟，那薄雾，教人突然记起了电影《罗生门》，还有《雨月物语》，那神秘色彩诡异气氛，益发浓烈起来，乍闻，仿佛还真有点狐味。没有浪花，柔顺的海岸线煞是好看，灰蓝中微微泛白的海面平滑如镜。啊哈，瞧，静静的，静静，1984年春末，这个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城



市，以一派冷漠倨傲又肃穆的神情，便迎进了华航 826 班机上各国不同肤色的旅客及归人。而机身向下俯冲的姿式，则以典型的电影序幕镜头画面，开演我的“东京物语”。

甫一踏出机舱，一袭纯白春裳，便被鼓紧的冷风，吹得唰唰作响。老天，这到底是不是春天？一阵哆嗦，不禁住了脚，楞楞朝前头的海关建筑物瞪糊了眼。

华美的服饰，白皙的肌肤，玫瑰般鲜艳的红唇，表情木然的脸庞，心无旁骛只管赶路的冷漠，依旧一身冬日装扮的归国游子和出国的离人，潮水般前后左右涌动。我刻意朝人打量，谁也没有回望我一眼。好冷啊，东京，它居然迎我以刺人心脾的骄矜和砭骨的阴寒！

“楞什么？走呀！领队的快要不见人了！”

阿姐焦急的在后头推了我一把。

挥动着“春天假期”小小旗队的领队，果然快要在前头没入人群里。连团员当中行动缓慢的两个老太太，也远远把我们抛在后面。阿姐瞪了眼，拉着我直朝前方疾行。

“‘春天假期’的这边来！”

领队把团员召集在入境关卡前。同时抵步的外国旅游团有好几个，再加上各国旅客及本国人士，还有陆续飞抵的人群，平平凡凡的羽田机场，看来也不乏生气。办入境手续的人多，十数办公闸口，却只开放了寥寥三数道，与‘全面拼搏’的香港国际机场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效率是惊人的，然而，眼下站站走走的海关人员有的是，偏就不予人方便，真令人有点匪夷所思。平均年龄约三十五、六岁的当值人员，淡漠冷峻仿佛全都是同个模子铸出来的，寒了一张脸，

真不像香港那些不过二十上下的年轻人，既充满青春气息，行事又快捷俐落，当中不少也还礼貌得很，令人一接触便顿生好感。打下机到领妥行李，入境香港，前后也只花了约十多分钟。同是国际大都会的门户，这羽田机场啊，似乎是空有羽翼，却怠倦不飞。

本国人专用道，归国人士，长长的串连成一条光鲜华丽、时代感十足的五彩蟠龙。勿论龙首龙身龙尾，男女老少，由踵至顶的穿戴，还有身边所携提的，都是高档的产品。而异地的过江龙，则逊色多了。年轻的白皮肤洋人，一身随随便便的旅行装束。倒是中年以上的绅士淑女，仍然充份表现来自肤色的优越感，气派也不遑多让。而台湾韩国的男士，一看他们身上的西装，就知道不是上好料子。小姐太太们的打扮，也比香港的慢了半拍。

‘向东学习’的大马观光客，一起抵步的，共两团，人数近百。我们一行四十多人，祖母级妇女几占了一半。余者，亦多是中年妇女及已达不惑之年的先生。教育文化水平下的中下层阶级，老土老土的，农业社会表征尚在。穿着单薄廉价衣衫的婶娘奶奶，一个个往手提行李里翻，乱七八糟裹了几件色彩杂驳的单衣之后，又外加一件不称身的毛线衫。有者更将浴巾当披肩，拢得个温暖厚实的。

衣着不啻是文化表现。而从人们的容仪装扮，大抵便看到一个社会的某些层面。然而，别人花得起钱来观光，一不犯法二不扰乱社会秩序，让人欢欢喜喜饱赚了外汇，哪管他身上裹的是面粉袋抑或麻布袋？神情淡漠的东洋人，绝大多数也确是麻木了似的，面对这么一群形象‘突出’的外国人，视而不见。唯总也少不了有把稍纵即逝的讶异眼光投射过来的。——这些人到底来自什么样的社会——当中，似笑非



笑互相交换眼色之后便咬起耳朵来的也有之。一个把头发染得棕红的时髦女子，仿佛在动物园里看猴子，眸子里闪过几许疑惑几许怜悯。

是先入为主？抑或有时候眼光还真可以杀死人？好冷啊，这个国度，这些养尊处优、神情寒索索、形貌端丽高贵的亚裔“同胞”。此刻，天色凄凄，却原来霏霏绵绵春雨已在外头飘飞。一阵寒风突地掀起，真的好冷，一颗心由不得微微颤栗，好像冻裂一条缝，隐隐作痛。

自觉对生命极度关怀，人生目标订得老高；上了高中，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情绪越发高涨。却只恨大我的狂热执着，不过美丽衣衫一袭，套着一个勇气不足、意志不坚、匮乏不顾一切的鲁莽及豪情的灵魂。如此愤怒年少梦想家，既无法认同谁，也不知该认同谁，只有以失根的寄生幽兰自况。年少狂狷，激越的情怀如何得以纾解啊。感情找不到出路，唯把玩文字，但见世界开阔一片；那已具足的因缘，于是造就了如烟海浩瀚的文学天地。炽热情志，休矣。此处当可隐身，当可安心，当可安住，遂一头栽入。好个不可思议的大宇宙，每个星体，都是一颗闪亮的珍珠。纵情搜览，未几，又蓦然发现，男性作家取名芦花、荷风、红叶，其意蕴之吊诡之清绝，当有诸如芭蕉、独步、漱石、子规、露伴等名号，其意象之丰繁，予人想像的空间何其妙绝何其大。而诗僧蕉雪、性海灵见，作的还是汉诗呢……

“利打 (Leader)。利打。”

进了闸的团员已大半，散乱在人群中等待当局‘发落’。领队的仍在关外照顾几位老年人。略显了不耐烦神色的手提行李的检查官员，扫视箩筐倒翻的螃蟹似的众人，冲着我喊了起来。

领得了行李，天色已沉。出到外头候

车间，人群更拥挤。没人手舞足蹈高谈阔论，没人放浪行骸嬉笑哄闹。放眼，似乎都是不乏文化修养的人。一点也不马虎，人们见了面，弓腰又屈膝，问候祝愿致谢之声不绝于耳，听来既温婉又恳挚。大和民族的恭谦有礼，世人皆知。如此尔雅儒风，实乃源自巍巍汉唐；掘宝能手，自然珠玉尽得。大马国家首长促人民朝东看，学日本人的技艺，学日本人的处世态度、社会精神。作为大马华裔公民，倒真希望现代版的‘东瀛学僧渡海取经之道’能以圆满的历史在南州重演，儒风复炽，则莫不与有荣焉。

候车间一排光洁的自动玻璃门，启合间，一阵阵冷冽寒风便窜了进来。陌生的国度，令人窒息的氛围，正嗟叹天涯旅次总是落寞，当地旅游社的导游到来了。是名样貌挺秀的青年。

“我姓翁，是来自大马的留学生。”

年轻的留学生自我介绍，笑容可掬，一副诚恳厚实的样子，予人好感。

预约的旅游车尚未驶抵，翁君便和一些团员聊了起来。远远的，隐隐听得翁君这么说：

“……我们现在是在羽田机场，感觉到冷吗？今年天气变了，外头更要命呢。”

“又说有多了得，这机场也不怎么样嘛，新加坡的，比它棒多啦。”团员中有人说：“还有呢，刚才办入境手续，脚都站软啦，真差劲。”

“羽田机场是旧机场了。东京还有另一个新国际机场，叫成田机场，比这儿好多了。”翁君以略略袒护的口吻说：“由于日本和中国大陆建立了邦交，大陆飞机在成田降落。日本为了向大陆政府表示友好，便不让台湾飞机在那儿着陆，台湾政府唯有屈就啦。”



也无所谓落井下石。总之，笑，全世界与你一起笑；哭，你一个人哭，大抵便是世情常态。此乃国际形势，国际政治潮流；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日本人自动寻求与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的途径，有感于这个在艰难中渐而站立起来的国际巨人的一番挣扎奋斗之难能可贵，而深怀敬意，也许不可否定。唯一个拥有十亿强人口幅员广大的国家，又是个多么大的经济市场啊。作为世界先进国之一，国际外交，又岂能落欧美之后？

咫尺芳邻，文化习俗几乎是一脉承延的，却有着不可泯灭的惨痛记忆。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教训？而篡改侵华史实的事，又竟然发生！所幸有良知的日本人民群众，都纷纷以‘懦夫行为’严谴。老百姓毕竟不乏善良而爱好和平之辈。想到孙中山、鲁迅二位先生当年在日本的际遇，攻心的寒气，倒又是缓和下来。此刻，只听得有人说：旅游车来了。

夜即临，正如翁君说的，露天地方，寒气委实逼人，团员们巴不得赶快挤上车去。由机场到东京市中心下榻的酒店，车程半点钟有余。

东京市郊，颇具田园色彩。气温虽然仍低，毕竟是暮春时节，怡人的绿，已经很鲜亮了。夜幕渐重，依然罩不住野地的盈盈春意。

临近市区，看到颇为堂哉皇哉的钢筋水泥建筑物了。随着车子的前进，商业及办公大楼越来越密集。建筑群并不高，造型也不算新颖，洁净皓亮却是其特色。而显得十分坚实巩固的结构，以及气派稳重的架势，则隐隐展示了族群文化精神与建筑美学完美的结合。到处是高架桥和圆兜兜的交通网络。黄澄澄的街灯，照在一切映入眼帘看似一尘不染的物像上，让初来

乍到的旅客，在夜里也清晰看到一座洁净的城市。单程高速公路上，没有飞驰的车辆，没有割越。陷入爬行状态的车海，没有车笛声。整洁美丽的市容，良好的公路秩序，印象中街头人潮汹涌的东京，原来也甚具内涵；茫茫夜色，毕竟掩不住这座城的精神面貌。

旅游车直接驶抵进晚餐的地方。翁君说由于时候已晚，饭后到附近逛逛，便回酒店休息。那前方数十码之处，是新宿车站，翁君说每天有好几百万人在这儿进出。甫下车，绒屑般的细雨有一阵没一阵飘起来。街头风紧，仿佛有声音似的，直打入的脸门呼啸而过。衣衫单薄的我，在已入夜的风中雨中兀立似曾相识的东京街头，一时心绪怆然。那年，若是勇敢一点，又或稍微粗枝大叶一些，今天的我，又到底身在何处？也许活在天堂里，也许已下了地狱……

“晚饭的地方，就在新宿车站后面的中华料理馆。请各位跟着我来。”个性甚明朗的翁君见人们都下了车，笑嘻嘻扬开嗓门。

进入庞然巨物似的新宿车站，只见脚步匆促的人群，密密麻麻有如过江之鲫，都井然有序朝一来一往的两个方向流去。新宿车站每天吐纳数百万人，绝大多数是往返东京的上班族。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有多高，到新宿车站瞧瞧，不难找到答案。且看，几乎每一位西装毕挺的男士，身上结结实实披了御寒的醒目大褰衣。而以寒色为主调的女士，就像在进行着新款冬装的街头大汇演。青春少女活泼可爱，漂亮脸蛋皆巧妙施妆。年纪稍长的，亦端庄亦艳丽。只可惜美目盼兮，却是眉不含笑瞳不生情。就跟肩上仿佛担挑着整个国家的男士一个模样，僵着一张冰寒的脸，活像电影中带发修行的摩登艳尼。



高度发展的社会，生活步伐就像全速进行的列车，稍稍缓慢下来，无疑等于出了轨。急遽匆促的社会节奏，将人机械化，能够灿然一笑，该是多大的福祉。瞧眼前相互对流的人群，恰似一排排永不歇息的海浪，在灯彩辉映下，溅迸着五光十色的飞流，绚烂地勾勒出一个典型的现代大都会的面貌风情。社会在物质的支援及装裱中快速发展，美仑美奂的形态结构，令人啧啧称誉。然而，社会的内涵是否和其外貌与时并进平衡发展？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一样，那羁旅驿站的‘经典’画面，轻易便让人窥得了个中虚实。依然不免有点惊讶——翁君说，他们是不乞讨的，只借宿而已——这些衣履不整形容猥琐邈邈的流浪汉！苍白的脸孔，有痛苦地歪扭着的，有茫然呆死的。当中年轻少壮的大有人。该是流落异乡的失败者吧，依旧西装革履，只是衣绉履陈，衬衣的领口撇着，那领带，大概仍藏在裤袋里。没有晚餐么？一个相貌甚英挺的，蹲坐着，呆然俯视，慢慢咀嚼着烧海苔。

我知道高度竞争的社会中被击败，或者不具备与人竞争的条件的人在日本人卖血，而他们出卖的血液，只适合于工业用途。我知道少数被视为贱民而遭社会隔离唾弃的特殊阶层，在大城市最隐藏的角落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日子，却也不免在这么个生机蓬勃气派非凡形象具代表意义的场所受到冲击。完美的东西真不该有瑕疵吗？圣人贤者真不能有过错吗？我的审美准则又再一次受到考验。

“小心过马路。对面的馆子就是了。看到中华料理四个字吗？大家一定很饿啦。吃饱了，要看 show 的看 show 去。不想去的，就到附近地下街走走。有人疲倦想早些休息，便先随车子回酒店。”翁君略带打趣的神色嘻笑着，“地下街有好几百间

商店，营业到9点，你们要买什么可以尽量买，不过在决定以前，最好先看看价钱。”

日本的物价之高昂，是骇人的。年轻的翁君，倒是甚具专业精神。

游丝般的霏霏的细雨密了，裹了两件短大衣的阿姐犹频呼好冷，好冷。我挽着伊越过马路，便兀自急步朝饭馆走去。伫立廊檐下，远处的街景，静悄悄的，恍恍惚惚，仿佛已在朦朦烟雨中沉入了黑甜乡。这儿不是银座，游人不多，还真显了点凄清幽冷的味道儿。我似乎听到喜爱的三味线清越、典雅、哀愁、幽怨。谁在为我弹奏这么一阕熟悉的‘安魂曲’？古拙的旋律，平缓恬悠的节奏，听啊，那原来是大地母亲温柔哀怜的歌声。我知道，这儿不是我的乡国。然而，我却是大地母亲的儿女。宇宙是我，我与万物一体，又如何彼此划分？栽种贪、嗔、痴苦果的众生，何时方能终止这世代相沿的家业？

雨，这东京街头的雨，竟恍若空山那朝夕袅绕飘拂的氤氲岚霭。清灵又缠绵，气韵盈然，眼眸流盼之间，诚不失诗情画意。只可惜无伞遮蔽的异国游人，毕竟热不起一颗骚人墨客风流纵恣的心。

浙沥沥，浙沥沥，雨渐浓渐密，霓虹光管的交辉，倍添了它舞蹈飞跃的姿采。澄亮，晶莹，流闪若潋艳的波光。好一幅叮咚有声的美丽珠帘！我终于牵动了唇皮。忽大忽小，乍疏乍密，啊这仿佛又似缕缕缎丝的雨，诚是美丽。我真想伸出手去绕他两掌，尔后织成柔绵绵的诗帛，教天下性情中人及神仙眷侣同咏吟。唯夜的雨终究是冷的，衣衫单薄街头伫立的我，又哪敢造次啊。



# 快餐

古代茹毛饮食之时，不要说三餐难饱，就是一餐也常成问题。后来，遭受环境所迫，人变得聪明了，竟然会生火煮饭，在家吃一二餐，解决了肚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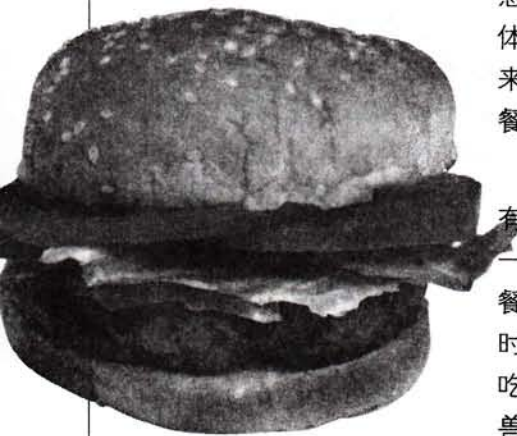
以前，我们在地求学或谋生，不能自行作炊，只有在街头买食，或向人搭伙，也算是暂时解决肚子问题。如今，时代越进步，吃的问题也越易解决。有钱的人，大宴小酌，随君喜好；没钱的人，干脆到街边吃其快餐，既省钱又省工夫，未尝不是一件简单又实惠的事，难怪快餐店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白居易诗说：“文章应时而作”，我说：“快餐店更应时而兴”呢！

有了快餐的念头，“餐”也就成“急就章”，人人趋之若鹜，奉为天赐良食，不怕饿死街头，还可增加许多方便，叫人暂时忘却了食的烦恼。自古良民，真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吃不饱，饿死荒野，成为飞鹰佳肴。想起古代老百姓，农民起义，揭竿而起，为的不是佳肴美酒，或功名利禄，仅是那二餐温饱，如果人人都能像现在那么方便的快餐，我相信黄巾、李自成、或洪秀全等等，也不会作农民起义，骚扰天下了！

今人有幸，既有快餐之食，自然高枕无忧，甘之如饴了；只不过，餐虽然有快的，却引起许多逞快的心念，找快餐，谋快事，甚至趋向快熟餐（面），样样以快为鹄的。香港人是环境逼成以快速为人生的目标，什么“走得快，好世界”，毛大哥什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赚钱要快，要多；夺权要快、要牢，而且为达目标，可以不择手段，那种快的手法，真令人瞠目结舌。香港九一大限将到时，人人自危，总以快手、快步、快心思去应付时势，移民外国做寓公，以为从此可以安枕无忧，诟料，那种快心志，是拔苗助长的方式，一点不实惠，反而弄巧反拙，自吃其苦，而今外国经济走下坡，又深深体会到月亮不一定是外国才圆的。本国的月亮，不但圆了起来，也亮了起来了，杜甫说“月是故乡明”，很足深思，吃快餐的人，不能不反省。

外国人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说：“天下也没有白吃的快餐”，要吃快餐，依然须要沉着、下苦心、落气力，一步一脚印，才有着落。中国人受苦受难几千年，天天想起快餐，结果呢，不但快餐吃不着，连餐也没有了。君不见，暴君时代，战争、天灾、人祸，有许多人吃野草树根，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状，丰餐没有，快餐没有，就是水草也没有了，与禽兽何异？现代非洲人，不也是贫病交集，惨绝人寰？

吃丰餐，素餐，大餐，小餐，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快餐又如何能免？





/ 易冠

# 拾取灵感在佛罗伦斯

**居高**临下，立足米凯朗基罗广场，与米氏雕塑的青铜复制“大卫”，隔着那悠悠的阿尔诺河望着炎阳下阿平宁山青葱翠谷下，密密麻麻的楼房屋宇，夹在其中的冀宫巨舍巍然屹立，钟楼屹然不动，团栾如盖的圆顶大教堂像是鹤顶红，鹤立鸡群涌入脑里，连同惊叹便夺口而出；佛罗伦斯，文艺复兴的摇篮，钟灵毓秀，有多少惊世翘楚在山明水秀的怀抱里孕育成长纷纷涌现。这些佛罗伦斯的优秀儿女突破宗教浓郁的氛围，冲出贵族富商、教皇皇帝营私结党的藩篱，佛罗伦斯的优秀儿女脱颖而出，他们用过人的才思营造人们寄予宗教热情的教堂，他们用巧手雕塑了以现实芸芸众生为模特儿的神话里宗教里的人物事迹；山川、教堂、钟楼、雕刻、画幅、才俊，珠联璧合的佛罗伦斯处处都有灵感。

从山岗下来，走过阿尔诺河，亲临 Piazza Signoria 西那奥利亚，佛罗伦斯著名的官方广场，那像铜墙铁壁的旧宫，砖块堆砌得那么密实，看看摸摸，禁不住捏起拳头试一试，的确坚不可摧，稳如泰山。站立门阶高高在上的理石复制“大卫”雕塑，身强体壮，雄姿英发，手握石弹弓，怒目而视，沉着镇定，信念坚强，旧宫由他来把守，谁还敢生覬覦之心。米凯朗基罗将一个神话里的英雄人化，将一个掌握了自己



“大卫”头像



佛罗伦斯米凯朗基罗广场上仿造的青铜“大卫”雕像。

命运的人间英雄刻划得淋漓尽致。涵盖了“文艺复兴”恢复人性尊严的意旨。旧宫面前左侧的凉廊，有人扬起头来瞻仰宙斯之子意兴风发地提着被斩下首级女妖魔麦杜萨的头颅，这个女妖魔横行一时，凡是敢盯着她看的人都要变成为石块，如今佩尔塞奥将她除去，还提着她的首级庆贺，这是不是“文艺复兴”雕塑大师要恢复人的权益，在刻刀下也把除奸去恶的意念在不言而喻中却在雕塑大理石时将它刻意彰显；可是，当我转头看波隆那“掳掠塞班族妇女”的雕塑，两个壮男与一个弱质妇女纠缠，令我有一种胆战心惊：在古罗马时代，蛮族入侵，征战讨伐无日无之，战胜者掳掠劫杀，战败者呼天抢地，波隆那是不是要用他的刻刀将人性的野蛮粗暴以及那无力者求助无门的凄叫将之表现出来，可是我看那在凉廊里悠闲地躺着、茫然地坐着、无目的地张望着的人，好像对这惊心动魄人类野性的揭露却像是无动于衷。不远处阿曼纳蒂雕塑的海神喷泉，海神、战车、海马，周边的妇女雕塑，合成一个人间画图，那个站着高高在上的白色大理石巨人，头侧而视，君临天

下，驾驭一切，唯我独尊，雕塑者是要表达权威，还是显耀叱咤风云人物的气概，尽可由观赏者去揣测意会。

来自中国在佛罗伦斯钻研艺术的女导游指着旧宫说，米凯朗基罗和达文西都曾在里面绘制壁画，可惜他们的画作所占空间都让另一个受聘画家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所画的壁画取代了，米凯朗基罗与达文西的原画也不知所踪，流失掉了。我知道米凯朗基罗曾因达文西向他求证但丁的一句诗，而对达文西极尽讽刺与讥笑。一般人都认为米凯朗基罗的态度未免过度敏感，而有失风度；其实两人在艺术上的造诣是不分轩輊。不过经导游解说，我才知道这两位大师在旧宫的画作竟不谋而合遭到同样的命运，那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轶事。意大利文艺复兴艺坛三杰的另一位大师拉斐尔，他的画作在广场临近的uffizi 乌菲齐博物馆便可观赏到，但画廊里最令人流连忘返的还是波蒂彻理 Botticelli 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





西尼奥利亚广场兰齐凉廊本维努托·切里尼雕塑佩尔塞奥（宙斯之子）将女妖怪麦杜萨斩首。据说，凡注视此女怪的人都变成石头。

天”两幅画。维纳斯在大海中诞生，袒胸露乳，长发飘肩，在风神的吹拂下袅袅而行，春神张开红色斗篷在欢迎她，维纳斯纯洁无邪的脸就像在期待美好世界的降临，“文艺复兴”带来的“再生”，不着一字，尽在维纳斯的脸面显示。“春天”也是一幅巨作，波蒂彻理画笔里启发的象征意义令人心领神会，画中央的少女象征人类，她左边的是花神弗罗拉，花神眼旁的仙女被风神追赶，神色张皇，少女头上的朱比德在按弓搭箭瞄向那三个在翩翩起舞的仙女，立在她们身旁的男神扬手驱逐乌云，这些人物造型，加上那花草树木，历历可数的果实，人们渴望向往的人间天堂已显现眼前，与“维纳斯的诞生”是不是前后呼应，读画者稍加联想，“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两



波蒂彻理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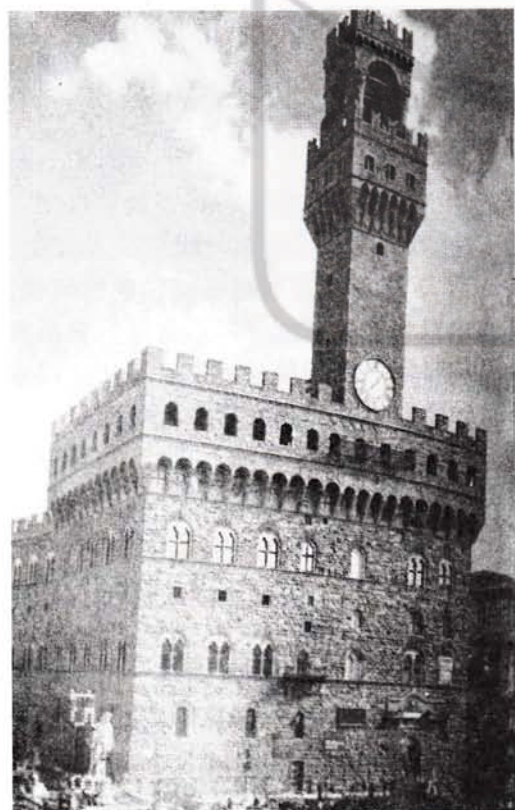
画里已涵盖无遗。维纳斯女神的诞生是人的“再生”，高歌欢乐的“春天”那就是俗世人生，神权结束，人类的智慧与力量焕发人间。看画与读画，时间停止与时间轮子滚向前，便在我脑海里生发，一时跌进维纳斯诞生的世界，一时又回来眼前的人间俗世，波蒂彻理的画传达出来的“神话”“人间俗世”是不受空间所限制的。

来到圣十字教堂。中国女导游指着门口那一身古罗马穿着的雕塑说，那就是但丁。啊，是但丁，这个“文艺复兴”的鼓手，他是道地的佛罗伦斯人，他与古中国的屈原，胸怀壮志走进仕途，不是为升官发财，是要为民请命为国尽一番绵力，可是，他们都不为时所用；屈原只好写“离骚”，而但丁便写“神曲”，他们驾驭想像的翅膀，上天下地，无远弗届，屈原上下求索写的是神游，但丁上天写“净界”写“天堂”入地写“地狱”，鬼哭神号，为“文艺复兴”的到来扬开旗帜。望着但丁的塑像，望着圣十字教堂，望着这个哥德风格高耸美的气宇轩昂的教堂，里面有米凯朗基罗、伽利略、马基亚维利、但丁等人的坟墓，我心里不禁说圣十字教堂有幸埋忠骨，这些忠于艺术、忠于科学、忠于学术的惊世奇才，他们的名将会世代代的流传，因为他们忠于自己，发挥本分。他们的肉体消失了，





西那奥利亚广场阿曼纳蒂雕塑  
“海神喷泉”即“白色大理石巨  
人”。



佛罗伦斯西那奥利亚的旧宫

时间像是停留了下来，但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智慧，都化作火花，千年万代照亮世人，时间在他们是永远不会停留，永远是走向前的。

(2003年8月初旬)

# 曼绒风云人物知多少？

今天 霹雳州西部的曼绒县，从前叫做‘天定州’。其主要河流为天定河。河口的小镇红土坎曾经是个自由港，由檳城的海峡殖民地政府管辖。我华裔同胞在一百多年前便已经在这一带落脚营生。其中以邦咯岛、红土坎、甘榜实兆远（我华裔称为港口）以及巴西班让为最早，他们多从事捕鱼、种植和经营小生意，如杂货店与咖啡店。后来，以福州人为主的垦荒队伍，由美以美教会带领进入甘文阁。他们胼手胝足，开疆拓土。这个‘天定州’于是变成了以生产橡胶为主的地区。

我华裔同胞的拼搏精神，并不止于开荒置业，也表现在抵御强暴与维护正义的行动上。当日本为了建立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发动侵略时，这里的人民也和马新各地的同胞一样，敌忾同仇。在抗日卫马救中国的号召下，这里也先后成立了筹赈会、抗日后援会、抗日同盟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由于领导人态度坚决，民众反应因此也很积极。宣传抗战的歌曲，几乎男女老少都能随口哼几句。譬如《难民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全国总动员》等等，随处可闻。准备把生命也豁出去的热血青年，更不知多少。在上一期“燭火”的《小福州甘文阁百年记》一文里，笔者曾经提到这方面的一些有关人士，但碍于题材所限，不便详述。今且略就所知，加以补记。

其中，名字如雷贯耳的马共总书记陈平（即王文华，祖籍原为莆田，后由于地方行政划归福清，因此也随之改易），便是曼绒县实兆远的老乡。他初中毕业于当年的中正中学部。南华中学创办后，曾就读一个短时期，而最终转入甘文阁英华中学(ACS)。他从而掌握





1989年马共总书记陈平（中）与主席阿都拉·西迪（左）中委应敏钦伉俪摄于第十支队营地。

了后来在抗日工作中与英国军人联系的语言。

陈平在南华中学就读时，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1940年加入马共为党员。最初在万里望一家印刷厂工作，因利乘便为马共机关报《人道报》当钢板手，作抄写与印刷的工作。由于态度积极，很快便升任区委，负责领导怡保与朱毛（今称珠宝）及布先地下组织。日军入侵后，协

助建立抗日军，负责领导霹雳州马来亚抗日同盟，搞民运组织，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抗日军，并接应136部队。

1943年霹靂地委书记阿苏（即梁友民）在地摩会议后的归途中被日军逮捕，后来死于狱中，莱特便以马共中央名义委陈平为霹靂州地委书记。

1947年，莱特的多面间谍身分再也掩饰不了，

于是卷款逃走。在递补中央书记职（即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中，陈平在不记名的投票中，以多数票压倒杨果。当时，他还不过23岁。事后，他把中央书记改称总书记，直到今天，地位依然不变。

在后来的反英争取独立的战斗中，他经历了不少的险阻，不过终为他的机智与良好的人缘而化险为夷。譬如单枪匹马到务



边友人经营的锡矿场寻求撤回组织所投资的股金时，他能居安思危，躲在院子里的果树上，暗中察看友人出门后矿场周围的动静，结果发现敌踪，而及时越墙逃脱便是一例。1955年，在华玲会议上寻求和解不果，英国军事指挥官们便策划在他再踏入森林之际从背后开枪。联合抗日时期的战友约翰·大卫似乎有所知悉，竟紧紧跟着他，直到丛林深处才分手，而教阴谋无法得逞。至于60年代初徒步沿寮越边界往中国的行程中，虽身罹重病，而且面对重重杀机，但他却不折不挠，迂回潜行。

在那风雷激荡，民族面临浩劫的时刻，奋身而出的，往往并非单身一人，夫妻或兄弟一齐赴汤蹈火的比比皆是。曼绒力乔区的杜德田一家，便是一个教人永远感叹的例子。杜氏祖籍福建晋江，当时家住双溪地南，而在十英里的村镇上开一间小杂货铺。长子龙山，1942年1月间在新加坡的101特别军校结束训练后，回程到淡冰时，日军已经压境，一伙十余人因此迂回入森美兰瓜拉庇劳，然后联系森甲两州的成员，并与前霹雳地下同志阿海（即单汝洪领导的森美兰抗日游击队会合，组成马来亚人民抗

日军第二独立队，在中央的安排下，出任队长。是年5月间，‘霹雳州人民抗日军’被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他从森州被调来担任队长（延用母亲姓氏，化名赖来福）。1942年9月1日马共在黑风洞附近的石山脚举行大会被日军围剿，他虽冲出重围，幸免于难，翌年却在督亚冷的村路上被埋伏的日军所捕（疑与9.1事件同为莱特提供情报）。由于不肯屈服，终为日军斩首示众。

德田的二弟龙川（乳名玉川）则因参与组织抗日同盟会工作并加入抗日游击队（后收编为第五独立队第十六中队，活动于当年的所谓天定州），而于战后遭英人逮捕，并递解出境。三弟龙水则因从泰国经水路运粮至邦咯时落入日军之手，而遭杀害。在杂货铺工作的堂弟忠义，虽然年仅11岁，竟也跟其二堂兄龙川同赴霹雳河口双溪杖的据点工作。他们以经营压榨椰油的作坊为掩饰，实为接应联军136部队及传送情报中心。忠义的主要工作有二：一为同屋的六位同志做饭烧菜，一为传递信件。1943年中的一个雨夜，日军包围了他们居住的马来式浮脚楼。由于四周黝暗，可

能又误信他们拥有重型武器的情报，日军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而他们始终也只以抛掷敲碎的玻璃瓶示警。周旋了约莫两个小时，眼看就要破晓，龙川于是下令突围，忠义跟着众人从楼上跃下，并在枪林弹雨中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而死里逃生。六人中只有一位来自红土坎的同志被捕，据说后来牺牲了。他们在红树林中的一户渔民家里躲藏了数周后，方由组织上的警卫兼交通员周连裕把他们以及两个空投的英国联军一齐用舢舨载到安顺对面港的红毛园（橡胶园）。忠义从此成为区委书记陈启（又名陈楚鸣、陈锦香，女扮男，一生未嫁，现居福建集美）的小鬼，即少年通讯员。两个英国军人则由陈平亲自到来接走。在这里，他们的队伍只有十多人，由于局势紧张，终于退入园后的山林。后来更转移到仕林河以至丹绒马林。战后组织曾经有个决定：让他到中国升学。结果还是迟至1953年初，他才以积存多年的杂货店员的微薄工资，自费前往。现定居重庆，是个退休的石油仪器厂工程师。杜龙山的福州籍妻室应敏钦，原居甘文阁河上段。她于1940年加入马共，1941年领导金宝女工罢工，后来任霹雳



南区区委书记。1945年初被日军捕获，拘禁在怡保，受尽酷刑，直到日军投降后才重获自由。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被颁赐‘抗日女英雄’称号。1955年下嫁马共中委阿都拉·西迪（此君于1988年8月被选为马共主席）。而应敏钦之弟鉴兴当年亦为马共活跃分子，是当地第十六中队粮供的主要策划者。杜氏一家，真可以说是：为抗日反英争取独立的伟大使命而鞠躬尽瘁了！

世上的无名英雄是很多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曼绒也有不少为国家民族的存亡出生入死，却未见名留史册的真汉子。有些更是生死不明，甚至不知所终。譬如陈平在甘文阁ACS英文中学的同学伍天旺（祖籍广东台山），年纪轻轻便已经头角峥嵘，在吉隆坡为青年学生的抗日后援组织帷幄运筹，并负责文化工作和主持宣传部。日军投降后，马来亚共产党新加坡市委会，在小坡奎因街3号正式挂牌成立，党代表便是伍天旺。然而，后来的行踪却扑朔迷离。1989年马共与马泰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后，笔者曾数次向其亲人探问，但始终不得要领。

当然，有些先烈的情况，则比较可以令其后人



应敏钦

觉得安慰。譬如甘文阁陈兆钟的长子天华，虽然早在1954年便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壮烈捐躯，却能在史册上刊出肖像，留下英名。陈天华1932年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继在吉打各地担任教师或校长职。他善于团结进步教师，对学生循循善诱，进行爱祖国、爱民族、振奋自强的教育。在此期间曾当选为吉打州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并兼任吉打州中华总商会秘书，还受聘为《光华日报》及《现代日报》驻吉打特约记者。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行全民抗日战争，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马来亚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在吉打州成立分会时，陈天华被选为筹赈会秘书长。从此，他更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成为吉打州华侨支援

祖国抗战最活跃的爱国侨领之一。他于1941年年杪回到实兆远，随即与陈祖爱、陈德康、林贤成等秘密策划，组建霹雳州人民抗日军实天支队。在1942年5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他以杨野草为组织名，受命为军需部主任。1943年初加入马来亚共产党，1944年中升任马共实天区区委委员会委员。1945年初，实天区委书记小钟被捕后，霹靂地委即任命天华为实天区负责人。他的统战工作出色，善于团结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物和侨领拥护马共，支持抗日工作，发动商家捐款和提供粮食和药品支援人民抗日军。日军投降后，他改名林天远，受委任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驻实兆远办事处主任。后来调到怡保市担任霹靂州抗日同盟会主席，接着被选任霹靂州人民委员会主席。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对各民族反对殖民统治的进步团体与领导人进行大搜查与大逮捕。马共被迫重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天华于是化名陈学朱，参加抗英反殖的民族解放军，再次丢下笔杆紧握枪杆，转战于中马各地山林。

写到这里，我认为出生于福清祥的林江萍也不



能不略加介绍，他到底也曾叱咤风云一时。他祖籍福建福清，父名林能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在南华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当即参加了支援中国的抗战运动。他先从家人及亲友做起，终获群众的热烈支持。他与同志们把捐款寄往香港廖承志转交八路军。他从此积极参与抗日援会的活动。1941年年底日军进入霹雳时，他在安顺十支碑养成学校任教。他先接应了女扮男装的前南中低年级同学林娉婷到附近的冷甲参加抗日组织后，随即以脚踏车载同事兼同志许华美一齐到巴眼拿督渡霹雳河到加央，再经力乔回返甘文阁。接着，便与杜龙川、陈天华、陈祖爱、陈德康、王敬华（后改名汕年）等人一起组织抗日同盟会及抗日游击队（后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十六中队）。当时，他们不分党派，大家出钱出力一起抗日。最先派去第五独立队受训的戴仕和与梁桂华夫妇，原本都是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不幸的是，他俩竟在受训完毕回返实兆远途中的巴力渡头，遇敌狙击而牺牲了。1942年5月间，马共中委小忠（原名李振忠）通过霹靂地委的安排，到来甘文阁进行联系。小忠突患

急性盲肠炎，江萍便请求与红土坎医院主治的印籍医生有私交的三青团要员陈祖钦连夜送小忠去就医，全然不计思想意识的差异。陈君的胞妹淑英，参加抗日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兄妹虽然身属不同阵营，但关系依然和好如故。江萍曾经于1944年间携带马共秘函，从邦咯岛经水路到泰南港口干登上岸，再转那汶。几经辗转，终在童颂与来自曼谷的素林（海南万宁人，姓陈，真名不详）见面，完成联系任务。1948年英政府宣布紧急法令，全面搜捕新马两地的前抗日人士与支持者。江萍妻周素华出身加影华侨中学师范班，是个积极的抗日分子，因此也被送入吉隆坡半山芭监狱，不久在狱中产下一男婴，取名狱生。其妻被捕时，实兆远警探同时到他府上拜访，获悉他当时是在吉隆坡沙戡公民小学任教，吉隆坡方面立即派出军警到该校进行拘捕，奈何校长叶若愚也是个同情抗日的正义人士，在他的掩护下，江萍及时脱身。他先撤至吉隆坡市区，随后前往新加坡。但却在那里被叛徒出卖，而遭逮捕。他虽挨毒打，但仍矢口否认曾经参加抗日军。两周后，英帝采放钓之计，将他释放。他机警地立即匿藏起来，

然后潜往香港，进入大陆。翌年其妻亦遭驱逐出境，在海南岛海口市登岸，由陈天华在那里接应，并加入了琼崖纵队。妻离子散，一晃三十余年，直到1981年江萍才再度到香港与长子狱生相认。

此外，祖籍古田的戴回香烈士，应该也在此记上一笔。他原在新加坡陈嘉庚创办的‘水产专业学校’就读，学业未竟，新加坡突然沦陷。几经曲折，他终于1942年三月初回到爱大华阿必匡老家。他在家乡积极发展抗日同盟会会员，一面鸠收月捐一面协助实天的第十六中队筹购粮药。他能吃苦耐劳，深入农村，甚得群众爱戴。但不幸于1944年被一个名叫依诺的反动马来警察出卖。出事地点在甘文阁往力乔半路的一个群众家，时刚拂晓，大批日寇伪警联手包围，但他仍然勇敢冲出，而于乱枪中壮烈牺牲，尸体被日寇就地掩埋。后来，奸徒依诺被人设计清除掉，回香忠骨也被寻获，并迁葬转弯头坟场。当地群众列队送殓，沿途各种鞭炮之声不绝于耳，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漫长的抗日反英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曼绒县华裔同胞的付出与牺牲是有目共睹的。只是笔者



出生晚了一些，所知不多，写起来难免有所遗漏。不过，那些中途变节，甘为殖民主义鹰犬者，却是特意略去，以免玷污这篇文章。而且，这类劣行难免要引起受害者后人的伤痛与仇恨，重提无益，只要世人知所警惕，不重蹈覆辙，而害人害己则幸矣。在抗日胜利后，便放下武器，转而从商或向其它领域发展者也大不乏人，可惜多被世人遗忘了。其实，他们当年的英勇抗敌，共赴时艰，也是我们后辈应该感激与致敬的。譬如，当年曾经领导过戴回香的新路干部抗正，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就是今天仍然热心文化教育的成功商人陈必赐。

当今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在担任副内政部长的时候，曾经为郭仁德先生的著作《神秘

莱特》写了一篇序文，开笔第一段便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现以及马共斗争所掀起的狂潮，是本邦一个不可规避的历史进程。”继而又说：“马共在40年代初日军侵占马来亚的3年8个月里，曾经为反抗法西斯侵略和捍卫家园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在反对英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全民运动中，也曾起着打击和削弱殖民统治力量，间接促使全民争取独立运动取得更迅速成功的作用。”此外，前警察总长拿督拉欣诺也曾经在一些场合表示认同‘马共是爱国者’的说法。其实，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然，政府就不会让他们（计339人，余约800人则选择留居泰国）自由返马定居，并自动发给身分证、国际护照等文件，而且每人拨款18800零吉作为回

国初期的生活费。凡此种，能不是一种看重和尊敬的表示么？

遗憾的是：这些为正义而战的勇士，最后活着回返曼绒的，屈指可数，绝大部分都早已经在那漫漫的征途中牺牲了。犹记当年实兆远警察局以及甘文阁育智学校前面的草坪上，都曾经横陈着被称为匪徒的尸首。今天既然平反了，我曼绒华社总该也有个比较可以令这些烈士的亲族与朋辈感到宽慰的行动。譬如选个适当的地点立个纪念碑，把县内在上述期间为国家民族而牺牲者的芳名都刻在上面。这样，不但可以彰显人间正道，也可以教不学无术的政客不敢再胡乱否定我华裔公民的爱国情操！

### 资料来源：

1. 《我的回忆录》，1993年张佐著。
2. 《我与一三六部队》，陈崇智著，1994年在新加坡出版。
3. 《神秘莱特》，郭仁德著，1999年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4. 《马来亚风云七十年》，2000年香港南岛出版社出版。
5. 《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单汝洪著，1999年香港南岛出版社出版。
6. 《回忆往事》，单汝洪著，2002年香港南岛出版出版。
7. 《见证和解与回马》，方山编写，2002年在吉隆坡。
8. 友好提供

# 读《我这边的历史》 (My side of History)》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他们讲的历史，英军坚守热带丛林，与当地配合展开游击战扑杀日军，1945年后，英军又面对另一场战争，与曾经并肩作战的抗日军展开搏斗。前抗日军，他们多是马共党员，激烈反对英军重临马来亚；英军认为他们在鼓励民族抗争、灌输国家意识，政府便在1948年宣布紧急状态。这场战争，造成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持续了12年。

上述事迹被列为高度机密档案，收藏在伦敦的公众保管局，90年代末这些所谓高度机密档案已不获重视而解禁。陈平在《我这边的历史》前言里这样写：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能审视当年英军向世界所作的是怎样的宣传。

1948年6月16日早晨8点30分左右，马共成员枪杀英籍园丘经理

Arthur Walker，跟着又在附近的园丘枪杀另两个英籍园丘经理 John Allison 和 Ian Christian。这两宗发生在吡叻和丰的枪杀案都有记载在《我这边的历史》。陈平在书里写道，上述的枪杀园丘经理并不是他或党中委会的指示，他们此种肆无忌惮的行动铸成莫大的错误，不但影响了全盘的策划，也破坏了党所作出的努力。

1971年 Noel Barber 写的《The War of The Running Dogs》，背景是紧急状态时期，内容主要是叙述英军如何渗透并在前线打败马共的经过，这本书会令一些读者读来很觉得过瘾。

1949年 F.Spencer Chapman 写的《The Jungle is Neutral》是叙述英军以游击战士的身份与马共成员共同扑杀日军的经历。作者曾与陈平一起生活一个时期。

陈平的《My side of History》涵盖了扑杀日军和森林游击战这两场战事。陈平是以共产党员的观点来评析这两场战事，文本中的许多叙述是在历史教科书中看不到的。福隆港截击钦差大臣 Sir Henry Gurne 便是其中一项，历史书上写的是马共早已料到钦差大臣有福隆港之行，但在陈平的书中却是另一样的故事。当年 Siew Ma 和其他36人在那道弯曲山路打算埋伏两天以截劫敌人运载的配给和武器。第二天中午即星期六 Siew Ma 已经有点不耐烦，配给的粮食即尽，他打算再延长两个小时，到时运粮车队仍不出现，他就命令撤退回深山的营地。还没有到下午1时，Siew Ma 神志振奋，他听到那熟悉的马达加快旋转声，他意识到那是吉普车下岗时转换齿轮的响声，……。陈平这样写：Siew Ma 和他



的人是偶然撞见 Gurney。

与陈平合著《My side of History》的另两位作者是 Ian Word，他是 London Daily Telegraph 的前通讯员和他的太太 Norma Miraflo。早在 1998 年伦敦的《Observer》曾与陈平作访谈。陈平透露他是以 8000 个男女兵员与英国的 25000 正规军和超过 50000 的军警周旋。保安部队的牺牲人数是 1865，平民是 2500，而陈平的部队是 67000。陈平说：这个估量数字分明是过低了。

陈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以非常平静的心情来分析马共的得与失。他说马共要建立马来亚人民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a Malayan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Malaya)，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他说：我们的战斗口号本应该是争取马来亚独立和所有要独立的马来亚人。当时美国已让菲律宾独立 (1946)，英国也让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 (1947)，而印尼那时也朝向独立之路。

1989 年在泰国合艾签定和平协议，陈平以流利的马来西亚国语发言：“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我们效忠最高元首和国家。我们解散军队，并销毁所有的武器以宣示我们是诚心



(《My side of History》自 2003 年 8 月 28 日发售，至 9 月正，在大马与新加坡已售出 9000 本，在英国、澳洲已售出 2000 本。——作者注)

诚意放弃武装斗争。”

陈平对东姑鸭都拉曼是赞誉有加，在华玲会谈和 1955 年的大选都显示东姑是个非常精明的领袖，因为英国当权者无法分化东姑和拿督翁的跟随者，以便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根据历史学者 Cheah Boon Kheng 的分析，马共的失败也是因为他们不能赢得马来民族的支持，

虽然他们的党领导层有 Musa Ahmad, Abdullah C.D. 和 Rashid Maidin。

读过了陈平的《My side of History》，我们也有一个奢望，Rashid Maidin 是否也能来一部有关他的故事。历史就像银角的两面，看你弹到的那一面，就是你读到的一面。

(7.10.2003)





# 最后的义顺村

## (1)

每次乘搭班机归国，在飞机即将降落樟宜机场，作 180 度的翱翔式俯冲时，不论是阳光普照还是天气阴霾，国权总是把脸贴紧窗口，进行鸟瞰，牢牢地盯住视线，近乎贪婪、固执、渴盼地寻搜着旧义顺村的所在…从 6 岁开始，他就随父母远离这片土地。每次归国，总是来去匆匆。可是每次归来时，从懵懂

的 6 岁至青涩的 10 岁至迈入青春飞扬的 18 岁，国权依然保持这个从机舱窗口探望旧义顺村的习惯。他渴盼望见的，是童年那条抓孔雀鱼的小溪？是爷爷参与开垦的那片蓊郁的橡胶林？那角头杂货铺斑驳的屋顶？那树胶厂空地上长满水蓊菜的池塘？那榴莲芭树下的拿督公神庙？还是那群童年的玩伴？小米？阿雄？胖妞？…

懵懂的 6 岁，他会稚气的问：

“爸爸，指给我看，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在哪里？”

“傻孩子，从飞机上，看不到旧义顺村的…”

每两年，在爷爷近乎“专制”的规定下，爸妈至少带他回国一次。

但他渐渐地长大，懂事了，终于明了樟宜机场其实是在东部，而旧义顺村则在中北部，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仍然保有在那飞机降落前，向机舱窗口



探窥寻索的幼稚举动。有一丝恋栈、固执、难于理解的非理性的浪漫情怀吧？能从机舱窗口望见旧义顺村就好了，啊，最好能望见小米外婆那间座落在旧店屋角头的杂货铺就好了！啊，能望见爷爷工作的那间斑驳、破漏、将拆迁的树胶厂就好了，啊，能望见野地里的那几棵冷刹果树，就好了。尽管，小米可能不住那里了，她外婆也可能已经去世了。尽管，旧义顺村被强制拆迁了，居民都搬去了新镇，尽管，他长大了，总是在两年之中，在归国那一刻，把乡村跟童年记忆联系起来。

除了这些，他对这片土地，还能有什么感情？眷恋呢？

毕竟，国权拿的是美国护照。

毕竟，从小学开始，他读的是美国的历史，说的是英语。

他始终没问，爸妈为何要离开爷爷那片曾经种植橡胶树的土地？

他始终不明白，爸妈为什么一提起乡土，眉间总锁着忧思…

## (2)

小米，小米…

他思恋着小米！不断

找寻着小米！像蝌蚪已蜕变成青蛙，橡树籽已爆裂，落入泥土，长芽生根，完成了生生不息的一个生命周期，他仍然恋栈于过去的身世与姿态！他能寻回蝌蚪的记忆吗？能寻回橡树籽的记忆吗？

记忆中，跟小米有次奇妙的“探险”经验…

毗邻旧义顺村的忠邦村被逼迁的那年，是88年吧？随父母去国之后的第一次归国。他13。小米才10岁，长得瘦巴巴，奄奄一息，缺阳光水份的水仙般。顽童给了她一个外号，叫作“鸡屎花”！外婆吆喝着要她送货，她便得骑着“铁马”载着米呀罐头呀盐呀摇摇晃晃，在村路上颠簸奔走。上斜坡时，是他帮忙她推着走的。她总是忧愁地皱着秀眉，仿佛世间再没有任何可令她喜悦、快乐的事儿了。

有一天，他指着路旁说：“小米，看，这就是鸡屎花了！”

“什么？你没骗我？这…这真的是鸡屎花吗？好美哦…”她初次绽露了笑容。

归国时，爸妈忙着办理琐事杂务。

他却每天偷偷骑着爷爷的老铁马，就往小米的杂货铺跑！后来起哄，就

跟随着一群昔日的玩伴阿雄、胖妞等，说要去刚刚被拆迁的忠邦村探险。

“也许能捡到一些玻璃弹珠、玩具、漫画书吧。”阿雄说。

“说不定，可以找寻宝藏呢。”

“什么宝藏？”小米好奇。

“他们都说，那些老人家，都把钞票塞在木板缝里哦…”

搬迁，尤其被逼迁，总是在仓促中悠悠晃晃，所受的精神震荡，恍惚，总令人不由自主，浑忘一些东西，遗弃一些物件。如蛇一般，脱皮是更新的开始。如蛹一般，破蛹而出，还会恋栈着粗糙的蛹壳吗？毕竟都市化了，不像以前的甘榜，搬一次家，鸡鸭牛羊狗，什么箩箩筐筐都带走。

来到忠邦村，路口已围起发展商的设置的铁丝网！

阿雄扯破铁丝网，露出个洞口，他们鱼贯钻过去。

目睹迁村之后的景象，他们几个如蝌蚪一般的，还未蜕变为青蛙的村童齐惊诧住了。整个村子，道路处处凹洞陷坑，每间村屋的屋顶都被打掉了，院

前的盆栽倾倒、砸碎了！墙壁破洞处处，残垣断瓦，似被风灾雷电蹂躏过，连那棵角头咖啡店的大榕树，也给劈击得七零八落。野狗在废墟中游荡，寻不到主人的呜咽着，被遗弃的鸡鸭在沟渠旁徘徊，寻觅掉落的米粒残羹剩饭……他们在废墟中寻觅，果然捡拾到一些玻璃弹珠、漫画、玩具、陀螺。

真的是一场新颖的经历……

他们无意中闯进一些同学的旧房间，窥探到他们的“秘密”。

从哪儿可“窥探”到他们的秘密呢？原来人搬迁了之后，他居住过的房间，总会不知不觉遗留下蛛丝马迹——看看品学兼优的阿杰的房间：屋顶打掉了，阳光肆无忌惮的照射进来，墙上未撕走的歌星海报，床底暗藏的裸女照、弹弓、香烟盒……还有窗前板壁上焦黑的痕迹，这是什么呢？是香烟捏熄的焦迹！原来这个被老师、家长们赞不绝口的“乖乖牌”，居然一直瞒着母亲偷偷抽烟。搬走了之后，遗留斑斑的“罪证”，他虔诚的清教徒般的寡母，永远不会知悉这个秘密吧？是否随着迁移，也把过去的“瑕疵”埋葬了呢？——还有小美的房间，原来沉默

寡言的她，在教堂担任唱诗班的她，一脸雀斑的她，身子矮小的她，自卑的她，竟然暗恋着级任老师！有什么证据呢？就在她床头草席的掩盖处，她不断用刀片铭刻着老师的名字，足足刻了一百个！

还有“阿笑”刘叔叔的房间，藏着什么秘密呢？

——残余在墙脚的痰液痕迹、满地头发、散跌四处的撕碎了的书籍，书的封面赫然是“鲁迅全集”、“红岩”、“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史纲”……更触目惊心的，是墙板上像干涸了的血液涂写着的句子：“对于无论在生理、在心理，给予本人的残害，我表示最严正的抗议；本人亦对于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直接的、间接的束缚和刁难表示最严正的抗议……”

国权与小米仿佛闯进了未知的领域，只觉得无由地战栗与害怕。

“刘叔叔是疯子，读书读到癫了，你们千万不要靠近他……”

“他疯癫起来，会砍人的！警察应该把他关起来！”

村里的阿叔阿婶都这么说！但疯了的人，怎么可能阅读这么高深的书籍？怎么懂得在墙上涂写这样

激昂的句子？怎么还能跟国权的爸爸辩论宪法、权利、社会主义、乌托邦？朗诵诗歌？玩陀螺？到处派糖果给小孩？

突然间，铲泥机“轰轰”声地长驱直入，清理废墟！

他们全钻出铁丝网，仓惶躲逃……

回到旧义顺村的野地，在野芋、芦苇、羊齿植物的包围中，寻得实里达湖畔的“秘密天堂”，他们清点捡拾而来的“收获”！有玻璃弹珠、麦当劳玩具、画面、陀螺、硬币、歌星海报等等……阿雄他们兴高采烈，分享着快乐。

唯独国权，躺在湖畔的木凳上，突然郁郁不想动了……

天空是蔚蓝的，湖水是蔚蓝的，记忆也是蔚蓝的……泥土味夹着野茅草九里香芦苇花香茅甚至鸡屎鸭粪胶丝的味道，这些味道，随着这最后的村落被拆除之后，只能悠悠晃晃，飘飘浮浮，逐渐遗失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了：在课本的文字叙述里了——或许也没有文字的记载了，只余留在老一辈阿伯阿婶的咖啡店唠叨牢骚之中吧？直到一阵“轰轰”的铲泥机声响起，他们才乍然警觉，这个区域，早已不属



于他们这群乡村小孩的了！

国权只记得，那天忧郁像传染病，大家都沉默了。

只有小米幽幽的眼神一直追随着他……

### (3)

拿到美国“绿卡”之后，国权才知悉，他父母都是专业人士。

父亲是大学讲师，写过一些殖民地研究方面的论著。用英文写的。母亲则从事环保工作，在联合国粮农机构任职，经常东奔西跑，到许多落后国家的渔村去教导当地渔民怎样从事冷藏、鱼品加工的技术。

妈妈常常不在家，即使偶尔在家，也对国权态度淡漠，没有母性该有的呵护与关爱。闻爸爸说，母亲生下国权时，生得异常辛苦，腹痛，急送院，羊水破了，躺在产室里被折腾了40个小时，就是生不下来，绞痛得死去活来！后来妇产科医生当机立断，决定为她作剖腹生产，才顺利生下国权。母亲躺在病榻上足足半个月，回家染了产后忧郁症，又躺了半个月。毕业论文也耽搁了。她害怕看到国权，看到国权，就想起分娩时的

刻骨铭心、煎熬、烤炼般的痛楚吧？她总是以忙碌、追求人类理想、钻研学问为借口吧？一年至终，春夏秋冬，不断地到处去考察考察考察，协助落后国家的渔民，带领森林里的土著阻拦伐木者的入侵！

有时，连国权的生日她也在国外，至多用快递送他一份礼物。

伴随着国权成长的，陪着他渡过青春发育第一次梦遗的，反而是爸爸。爸爸沉默寡言，生活严谨，除了去XX大学教课，在家里便躲进书房抄抄写写。偶尔他要问他语文的东西，他就塞给他一本书！不是小说便是历史方面的论著。他的初次梦遗，他塞给他的依然是书本——“金赛性学报告”。爸爸的口头禅便是：“学问没有捷径，知识也没捷径，一切都在书本中，自己找到的答案，便是终身受益。”

国权6岁随父母出国。

第三次11岁那年随父亲回国，拿的是美国护照。

他自然好奇地问：“爸爸，我们原本不是拿新加坡护照吗？”

爸爸疲倦地回答：“祖国不要我们……”

国权：“祖国为什么不要我们？”

爸爸沉默了，没有再回答。

那次回国，逗留期比较长。

小米外婆的杂货铺也被拆了，他找寻小米，但没有她任何音讯。

隔天早晨，爷爷带他去旧义顺村溜达。

爷爷骑着大型、可以载货的脚踏车，载着国权离开义顺新镇，沿着三芭旺路，一直来到旧义顺村的巴刹，去吃潮州粥与咸煎饼。还有香浓的自己磨的豆花水。早餐后，爷爷带着他去野地探险。野地，其实是旧义顺村第一批被迁移的原乡地。虽然已长满野树灌木葛藤羊齿植物。有些且被列入国防部的演习区，但处处遗留着旧村的遗迹。蓊郁葛藤，森森丛林包围中，偶尔露出洋灰的屋基、残余的柱子、干涸了的枯井、未清理干净鸡寨鸭寮。村民昔日栽种的果树，有红毛丹、冷刹、波罗蜜、山竹、芒果。当然，榴莲树是最多的，几乎不按牌理的，这边一棵，那边一棵，全频密地挤在一起！

“怎么榴莲树特别多呢？”国权好奇。

“这跟当初的逼迁有关啊。”爷爷说。

当时传闻政府准备把整个旧义顺村迁移，开辟新镇，承诺会赔偿每户人家一间新的组屋，而且可以优先挑选所居的单位。而村民们栽种的果树，则一棵可赔若干钱云云。村民闻风而起，纷纷一窝蜂地栽种榴莲树苗下去，结果一夜之间，整个义顺村突然多了几万棵榴莲树！

爷爷对榴莲树丝毫不感兴趣，他恋恋地，在找寻他的橡树。

终于寻到一棵，却长满凸瘤，枯萎了，奄奄一息斜倒在杂草丛中！

“怎么都枯死了…唉，最后几棵老树，有撑不住啊。”

爷爷感伤的抚摸着树身，用巴冷刀砍弃橡树旁的寄生植物与葛藤。

国权了解爷爷深浓的感伤，他悄悄拾起两颗橡树籽…

爷爷曾经是义顺区栽种橡胶树的垦荒者，他对橡胶树的历史，如数家珍——从第一批 22 棵橡胶树苗栽种在瓜拉江沙开始，已经有一部分被引进新加坡，并栽种在植物园中。根据历史记载，首先大量种植橡胶树，当作一种事业来发展的，是马六甲的华人。英国种植家见到他成功，才放胆投资种植树

胶业。至 1900 年，种植树胶的地区面积约有 5000 英亩。几年后，更激增至四万多英亩。全盛时期，林义顺在义顺区开垦，种植树胶园，成为最大的园主。而新加坡的树胶制造厂，更多达二十多间。但至今天，树胶厂被逼迁的逼迁，关闭的关闭。

而爷爷要在野地，找寻一棵橡胶树，竟那么难？

爷爷寻到了橡树头的蚁穴，捣毁了啃噬树身的白蚁窝！

“原来是这些白蚂蚁在作怪，难怪…”

“爷爷，没有用的，树老了，总要死的。”

爷爷回程时，顺路去了××树胶制造厂。

停工了，偌大的树胶厂，寥寂无人，只有孟加里司閤，在那儿打盹。

流浪狗在空置的厂房前排徊觅食、打架、鸣吠、噬咬。爷爷跟司閤打个招呼，走进树胶厂。废弃的铁桶、运输车格、缆绳、鸡公车散弃四处。夕阳下，乌鸦屹立屋檐，呱呱的喋吵着，期待着两败俱伤的尸餐。再过去，是昔日浸泡胶丝胶粒的池塘。水涨满满的，池塘上爬满野薤菜和番薯藤，繁殖力惊人的牛蛙，在等待一场雨季，

开鸣奏曲！国权还记得，小时候，常常偷偷跟小米、大头、阿雄、胖妞他们随爷爷来工厂，便跳进池塘里游泳，把它当泳池一般，爷爷是工厂的大财库。那时，工厂已停工，水池没泡胶丝，干净清澈，碧绿一样的水波，泡在里面，很清凉，很舒服。但如今水浑浊，且黏糊糊的，变成微菌、藻类、牛蛙的温床了。

爷爷矗立在树胶厂前，寂寞地凭吊着远飘的、追不着的乡土记忆。

爷爷走到门口，问孟加里司閤。

“工厂几时拆啊？”

“快了…”

“拆了，你也走啦。”

“是啊，我老了，也该退休了。”

“这里会发展吧？”

“还不是建洋房排屋什么的，你有钱，买一间咯。”

圆盾般的夕阳很快坠下，远处，是高速公路汽车飞驰而过的呼啸声。

#### (4)

小米。每一趟回来，国权依旧在寻找小米。

小米，在他梦中千回



百转！

小米仿佛是他随父亲漂流他乡之后的一个遗憾……

那是93年的事，他回国，无意间撞到阿雄，遂探问小米的行踪。

阿雄长得像黑熊一样健壮，手臂上是刺青！他毫不讳言，他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犯的什么案子？“打架！在克拉码头打洋人……他一只眼睛爆裂，他喝醉了，取笑我们，该打。”他有点洋洋自得。国权问他最近在做什么？“量马路咯，别人一知道你有案底，像见鬼一样，不过……阿公拿了棺材本给我，我大概会搞个档口，卖潮州粥。”

在忠邦小贩中心，国权请阿雄吃潮州粥。

“你就好咯，去美国，读洋书……”

“你还记得小米吗？那个鸡屎花，我一直找不到她。”

“鸡屎花？哦哦，我也不懂她去了哪里……都这么多年的事了，旧义顺村早就不存在了，都拆光了，搬光了，小米搬去哪里，我怎么知道？而且，有一阵子，我还在坐牢，外面天塌了，谁知道？哦哦……你怎么不去问她的外婆呢？呐，以前在角头开杂货店

那个，凶巴巴的老太婆，你还记得吗？听说，被逼迁之后，她在义顺新镇分到一间三房式组屋。”

“我去过义顺新镇……她外婆，两年去世了。”

“那我就没办法帮你了，她也没有其他亲人，你找小米干嘛？”

“喔……我找到她，有话跟她说……我想跟她说，很抱歉，我不能带她走，我跟着爸爸妈妈，可能留在美国，永远回不来了！谢谢你，阿雄……如果你有遇见她，把这个东西转交给她。”他摊开手掌，是两颗橡树的种籽。“这是我这一趟回来，跟爷爷去旧义顺村，在野地里捡到的。”

“阿国……你真的成了美国人啦？”

“喔……不是我能选择的。”

## (5)

假期快完了，国权不死心，仍然回到旧义顺村寻索小米踪迹。

他借了爷爷的“老铁马”，一路骑着，到处逛荡。昔日的旧教堂、丛林、旧店铺、篮球场，都变成高高围着篱笆的军营了。实里达蓄水池畔那片村童踢球、嬉戏，老人散步的

青草地，成了铺着绿绿草皮，丘陵起伏的高尔夫球场。抓孔雀鱼的小溪，攀爬的芒果树，玩抓迷藏的废铁厂，破落的乡村小学，都不存在了。越来越少了，可回想，可记忆，可熟悉的事物。

国权真的幻灭了，绝望了！寻找小米，找寻小米……

他为什么那么执着地恋栈地追寻小米踪迹？他6岁跟随父母去国，流放般的，像无巢的织布鸟，在美国钢骨森林栖身。随着，他在那儿入学，随着，他获得美国护照。可是18岁那年，他却被通知，新加坡不允许双重国籍！他或者需放弃美国国民，或者放弃新加坡国籍。他只能保留一个，犹如一个信徒，在宣誓上，不能信奉二主！

他应该选择去？还是留呢？

爸爸说：“选择权在于你，你已经18岁了。”

妈妈说：“只要你觉得快乐，无论你选择什么，我们都不会责怪你。”

去？还是留？他却像陷入蜘蛛网中的昆虫般，依恋般想着小米……他仍然忘不了童年时糊里糊涂对小米的承诺。小米没有爸爸，她是做陪酒妈妈跟一个洋人犯了错，怀了孕而

生下来的！妈妈后来也走了，不知所踪，是外婆捡破烂、捡猫崽狗崽般把她养大的。小米虽是混血儿，头发乌黑，轮廓没有半点洋人的特征：唯有她的瞳孔，是蔚蓝的！她生下来，就不快乐。她聪明、美丽、善良、乖巧，但就是孤僻而不快乐。6岁时，瘦瘦小小的身躯，就得帮外婆的杂货铺送货。他看见她那么辛苦羸弱，总是帮她扛米、扛油，推脚车。

她终于敞开心胸，让他走进她孤寂的世界……

她唯一的朋友，是国权吧？

当他说爸爸可能会带他去美国，她忧郁得好几天。为了逗她笑，晕染她的快乐，他慎重地说：“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我要照顾你一辈子，帮你扛米，推脚车！”为了信守这个糊里糊涂的承诺，他终于下定决心对爸爸说：“我念完大学，会回新加坡去的，我要服兵役，要保留新加坡国籍。”

然而，他始终找不到小米。

小米16岁，一定蜕变得慑人的美丽吧？

她有一双蔚蓝像大海、充满灵气的眼睛。

可是为什么没有半个人知道她的下落呢？问遍

义顺村、忠邦村的人，就是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她搬去哪里呢？外婆歿了，她怎么过活？还在念书吗？出来工作了？恋爱了吗？有没有人追求？一切的疑惑，越来越多，积满了他的脑袋。

## (6)

爸爸刚刚决定要回美国的时候，却发生了件事。

有人在榴莲芭失踪了……

这个人就是涧水港××神庙庙祝安伯的儿子——刘叔叔。刘叔叔，其实叫刘炎方，在大学，曾经是爸爸的学生。后来不知怎的，惹了一些麻烦，被政府抓去关了。听说是在“内安法令”下被捕的！国权的爸爸也是同一个时期被关进去的。但他只是因为参与宗教组织，反对“服兵役”而被扣留！

后来国权爸爸被释放了，遂选择了去国放逐。但刘叔叔继续被扣留。听说他骨头很硬，关了几年，还在牢里继续读书，修马来文学。后来他也被释放了。爷爷还特地打了长途电话，告诉国权爸爸这个消息。国权还依稀记得，爸爸知悉刘炎方被释放的消息，反而没有一丝喜悦。

“放了出来，他怎么过活呢？”

“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们可真狠啊。”

“我不明白……他签了自白书，不久没事了？”妈妈说。

刘炎方出来，神经失常了。他曾经在涧水港神庙里把一根绳子绕梁，上吊自杀，幸亏被发现得早，没有断气！但这个样子，痴痴呆呆的，怎么工作？整天在神庙、村镇、榴莲芭一带游荡，或者到忠邦巴刹捡食别人的残羹剩饭。村民都对他敬而远之，把他叫做“阿笑”！

这次他失踪了，爸爸一闻说，坚持把机票改期。

“我一定要找到刘炎方，不然我不回美国了。”

“可是你大学的课，怎么办？”

“在真理面前，为什么我们总不能坚持呢？我们都比不上刘炎方……”

国权从来没见过爸爸这般地激动。

报了警，警方询问了一些村民，就备了案。

“失踪不足24小时，我们暂时不处理。”

“什么话？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啊，根本不能照顾自己。”



“他大概去拾榴莲，迷了路吧。”

天快黑了，父亲跟爷爷不顾警方的劝告，穿上军靴，带了水壶巴冷刀，就朝湖畔的荒林里跋涉，国权也随行。他们钻进丛林，老橡树、榴莲树、野芋、芭蕉、各种杂树与葛藤，茂密地各自缠绕着生长。举步艰难。但见丛林之中，依稀有小径，应该是榴莲季节被拾榴莲的人踩踏出来了的“路”吧。爷爷开路，挥动巴冷刀，砍弃拦路的杂树与葛藤野芋。爸爸则在呼唤着刘炎方的名字。野猴起了骚动，在惊悸中吱叫着从树梢遁走。寻寻复觅觅，他们越深入，越觉得森林幽深可怕，铺天盖地的恶魔般的树影，妖艳的恶花蔓草，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国权几次催促着：“爸爸，我们回去吧。”

“不！找不到刘炎方，我们就不回去！”

走累了，三人坐下来歇息，喝着水。

“你们看看，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些知识份子！”爸爸愤慨的。

“你以为他们会手软吗？”爷爷忍不住插口，“殖民地时期，他们怎么对付政治犯的？对付左翼份子的？牢狱，酷刑，精神

折磨。我都告诉过你了，不要去碰政治，做学问就做学问，刘炎方是怎么会搞到惹上内安法令了？”

“爸爸，你不懂……”

夜幕黑魆魆地笼罩下来，他们是在沼泽旁的榴莲树下发现刘炎方的。

他是来守榴莲的，这棵榴莲树，听说很好肉。但他守到的榴莲，砸正他头壳上！他死了，紧闭眼睛，疲惫地样子，身旁是一本诗集、一根笛子。

国权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流泪……

父亲感情内蕴，处事谨慎，沉默寡言。但见到刘炎方这个样子，忍不住握着他的手痛哭流涕，哭得崩溃了，簌簌颤抖，仿佛在哀悼一整个时代的殒落，一整个人类理想的幻灭。直到警方来了，把刘炎方的尸体运走。父亲仍然愣愣呆呆，仿若被抽空了灵魂地跪在榴莲树下。

国权突然省起在忠邦村窥探过刘炎方叔叔的房间——散跌四处的撕碎的书籍，封面赫然是“鲁迅全集”、“红岩”、“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史纲”！墙板上是干涸的血液涂写着句子：“对于无论在生理、在心理，给本人的残害表示最严正的抗议，本人亦对于一切有形的、无

形的、直接的、间接的束缚和刁难表示最严正的抗议……”那一次，国权终于懂了，明白父亲为什么选择了流放。

## (7)

93年。用凝视凭吊一个诞生他孕育他的乡土的最后一瞥。

国权爷爷工作的xx树胶制造厂，几番折腾，终于决定拆除了！发展商计划在旧址上兴建两百间双层洋房。他们给这个发展计划取了个美丽的名字：“水乡”。

水乡，但没有水牛、稻田、溪流、孔雀鱼。

铲泥机畅然无阻驶进树胶制造厂，推倒了老朽、残破的建筑物。他们推着黄泥，填满了那个池塘。水蕹菜、番薯藤、杂草、青蛙、蝌蚪，所有的童年的梦，都让一车车黄泥，给掩埋了！仿佛最后的凭吊“仪式”，旧义顺村的村民们都围拢来看热闹。铲泥机簌簌声中，展开巨齿，不断推埋黄泥，池塘终于被填满了，铺平了——刹那那间，国权的脑袋部分隐藏着记忆突然开启了，那惊悚的、战栗的一幕，他极力想遗忘的一幕，记忆“断层”，竟然衔接回来

了！他看见了小米！小米就在池塘里，挥着无助的双手，尖声呼救…但脚下的葛藤、藻类、水蕹菜越缠越紧，她的身躯，不断往下沉。跟她一起游泳嘻闹的孩子们，都吓跑了。没有人施与援手。唯有国权，死命的扯住她的手，企图把她拉上来，但池塘里的藻类，像一种邪恶的质体，纠缠着不放！水刹那间幻作乌黑浑浊，油腻腻的，藻类、葛藤也蔓延着，朝他的手缠绕过来…他惊骇地松手了，她不断呼救，抓住浮藻，抓住最后的挣扎，终于没顶了，

被邪恶的流质吞噬了，沉溺了。

“小米…小米啊…”

国权蹲下来，虚脱般趴到在孤寂的旷野上。

国权跟父亲离开了。当飞机昂首，飞向蔚蓝，寻探雷达编排好的方向。他仍贪婪、眷恋、固执地贴在机舱窗口瞰望旧义顺村那片被掩埋了青葱蓊郁的乡土。小米外婆的角头间杂货铺、刘炎方叔叔常去捡拾榴莲的丛林、还有卖咸煎饼潮州粥的老巴刹、抓孔雀鱼的小溪、湖畔野地的“秘密天堂”，当然，还有树胶厂那个浸泡胶丝的池塘…还有一切的一切，都抛诸脑后，成为蒙淡画面中褪色的记忆了。

父亲把一份文件递给国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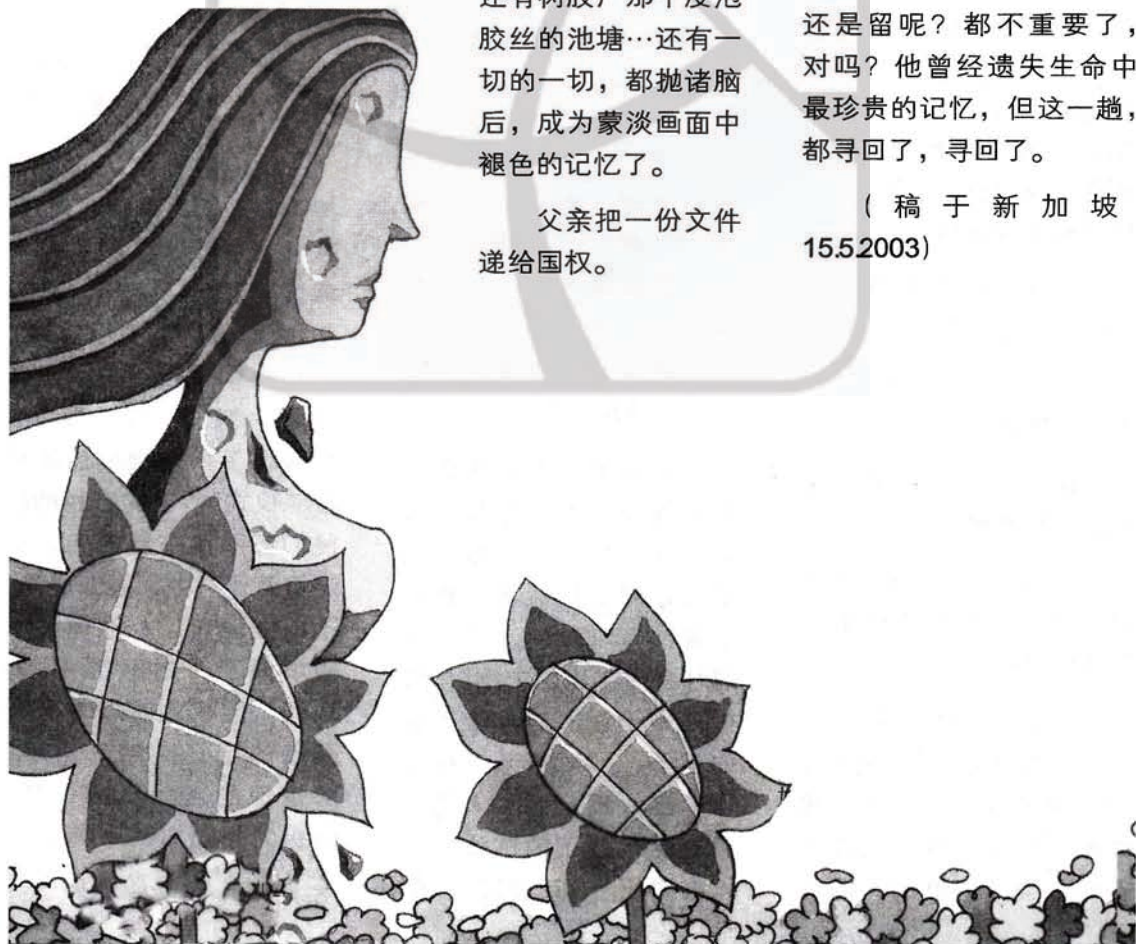
父亲：“这份东西…我们似乎忘了处理了。”

国权：“什么啊…处理什么？”

父亲：“选择权在于你，忘记啦？你只能拥有一个国籍。”

他突然难于抑制地，在座位伤心痛哭，让眼泪滂沱而流…他的泪，是为小米而流，也为刘炎方叔叔而流，为逝去的乡土埋葬的青春而流。父亲理解地把她当作小孩般拥抱在怀里。飞机慢慢升高了，高入云霄。云端彩虹，出现了小米的笑靥。选择去？还是留呢？都不重要了，对吗？他曾经遗失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但这一趟，都寻回了，寻回了。

（稿于新加坡1552003）





/ 杰伦



八十年代，甄供在讲座会上留影。

##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四

# 甄供 (1937—)

### 甄供 (1937—)

原名曾任道的甄供以纪铮的笔名在七十年代初崛起于马华文坛。他擅长杂文，1974年4月出版单行本《里程集》及1978年5月又出版了《春泥集》。

之后以甄供之笔名出版的文集有《麒麟刺》（1985），《叶的事业》（1986），《蒜苔赋》（1989），《潮汐投影》等。显然的，甄供以这四本杂文/散文集的问世，建立了他在马华文坛被一般文评家包括文学史家及杂文家方修先生誉之为写出“真正杂文”的作家地位。

据笔者所知，甄供在八、九十年代所发表的杂文/散文作品，尚有许多未结成册的，因此要看他到此刻为止的全部杂文/散文著作，还得期待他日后的结集出版。

当我决定在《作家作品真情录》这个题目下去写甄供的人与文时，浮现在我脑海的甄供，是一个编写俱佳的作家。在马新文坛中，能编能写得好的作家不多，杏影、方修、姚紫，算是比较出名的，而甄供也称得上是大马文坛较出色的一个。

### (一) 甄供的编辑经验和表现

在编辑工作与经验方面，甄供拥有廿五年以上的历史。1975年开始主编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到1989年停止，共十四载。说到他编《文艺春秋》的贡献，读者可以於1991年出版的《甄供文字案》一书的《前记》中看出。他这么写着：“在当代马华文学家之中，对于我所编的《文艺春秋》给予高度评价的，有方修先生，吴岸先生，林潮先生，年红先生，马仑先生，忠扬先生等等。……”甄供在这篇文章里也强调《文艺春秋》所走的文艺路线和方向，他说：“《文艺春秋》的创刊，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走现实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其他的路线呢？这固然与我的文艺观有关系。……因为《文艺春秋》的前身是《青年园地》（后来易名《晨星》），是一个很踏实的文艺副刊，《文艺春秋》既然是继承前者，风格上当然不能太乖离于前者的。”作为一个严肃而又照顾到读者及作者群的兴趣及成长的编者，甄供又说：“一个文艺副刊，是不是为读者、作者所欢迎，是促进还是促退马华文艺，主要决定于编者的素质和胸怀。……”

甄供被逼离开星洲日报之后，他于1990年任职董总。他的职业是担任董总

《中学生》月刊编辑主任。截至1997年止，共达7年之久。在那个期间，甄供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主任，曾主编该会文学刊物《写作人》及《马华作家》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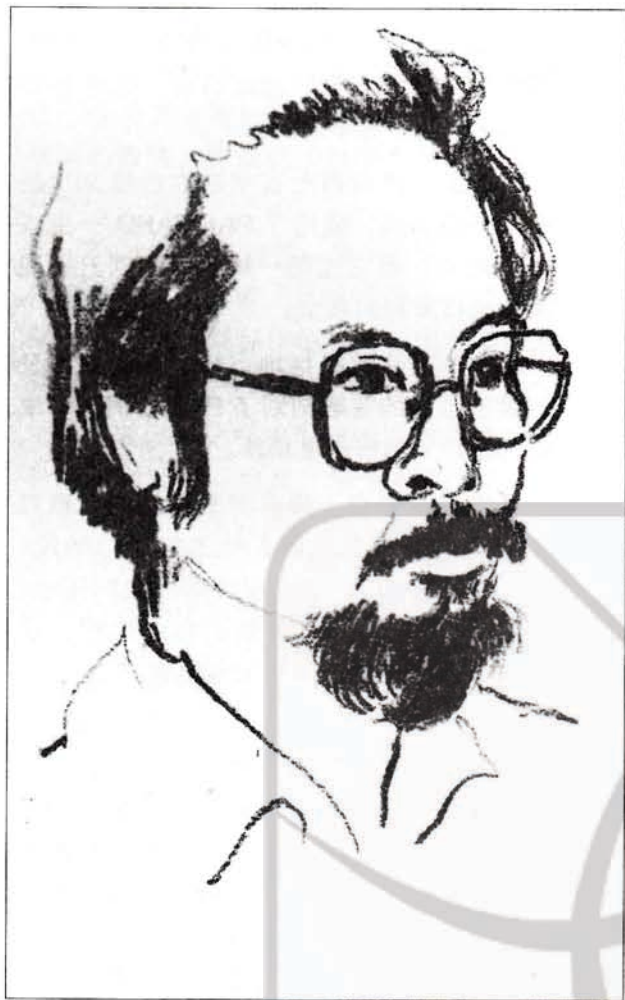
两年之后，即于1999年甄供结合了其他几位马华文艺作家，包括伍良之、唐珉、春山及杰伦倡办了《燭火》文学季刊。伍良之担任社长，他是主编，其他三位成为编委。

在过去的四个年头里，《燭火》一共出版了11期。这份由甄供主编的文学季刊，是否能够落实在她的创刊宣言中所言的：“《燭火》强调马华文学必须关心国家，民族和社会，反映现实，并具有我国本土性的特征”呢，我看尚有待关心及热爱现实主义文艺发展的读者及作者群的客观评定。

然而在这些日子里，我对甄供的编与写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他主编这份文学刊物，是用业馀时间来完成的。他的努力，可说是尽心尽力，要把她办得形式与内容都一样有高度水准。他现为新纪元学院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潜心于华教运动及马华文学的研究工作，其生活之忙碌是可想而知的，但不管怎样的忙，他还是很投入的将这份刊物编妥。由于在编印《燭火》第11期的期间，他除了上班，还要为搬家的事情大忙特忙，因此我和伍良之兄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帮他看稿及校对，最后甄供看稿，仍然把一些别字及错漏之处，纠正过来。这使我们打从心里对他敬佩。他微笑的对我们说：“这是长久以来炼成的一点功夫吧？”他对稿件的处理及取舍，和他十四年来主编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时的原则与观点有着一贯性的，可称得上是个“严肃而又能顾及读者及作者群的兴趣及成长的编者”。





画家笔下的甄供。

## (二) 甄供的写作经历与成就

我手头没有甄供从何年何月何日开始从事马华文艺写作的资料，但看了他以纪铮的笔名出版的《里程集》，里头的一篇《随想》的写作日期是在1957年6月，这样算来，他已有四十多年的写作历史了。

我根据搜集的资料，显示海外及国内文人针对甄供作品而发表的论文，共有下列十一篇：

- 1、《以铜为镜——读〈春泥集〉》  
(伍良之，1978年7月)

- 2、《一石激起浪千层——序甄供的〈叶的事业〉》(方北方，1985年9月)
- 3、《也为叶的事业添一笔》(吴岸，1986年3月)
- 4、《〈蒜苔赋〉序》(方修，1988年2月)
- 5、《像叶谦逊垂着绿荫——小记甄供先生》(伍良之)。
- 6、《论甄供杂文的艺术特色》(中国江苏/钦鸿，1990年9月)
- 7、《当代警世篇——评甄供的散文》(中国上海/邵德怀，1991年12月)
- 8、《甄供杂文论》(中国汕头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吴奕錡)。
- 9、《它，给时代发出了信号——论甄供杂文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北京/黄侯兴教授，2000年5月)
- 10、《辣眼炼就 卓然一家——评甄供杂文》(中国北京/罗青，2000年8月)
- 11、《甄供：具有鲁迅风骨的杂文高手》(中国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2001年)

笔者在计划书作家作品的真情一面时就已经了解到这件事不易为，因为要进一步去了解有关作家的一些经历以外，还得认真地读他全部的作品，同时也得去阅读一些有关作家的评论文字。

老实说，为了写几千字的“真情录”，所要耗费的时间是很多的。看完以上十一种评论文字，大体上觉得它们对甄供的作品的艺术风格、精神思想都有一定程度的评述。

方修先生於1988年2月为《蒜苔赋》序时就说甄供所写的杂文是“真正的杂文”，且认为在这个杂文荒的年代，它们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两年之后，也即是1990年9月，中国文评家钦鸿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论甄供杂文的艺术特色》的文章，他除了认同新马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先生的评语，还更全面及深入的去探讨甄供的作品。他概括了甄供的杂文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一）感情饱满，笔锋犀利，发掘和褒扬真善美，揭露和鞭笞假丑恶；（二）“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深得鲁迅杂文的精髓；（三）掌握了“综合和创造的能力”；（四）广博的历史知识，借古讽今，旁征博引，尺幅千里，臻得心应手之境；（五）写作手法多样化，善用“类比”，“分析”，“对比”及“融合”的笔法写杂文。

近年来，中国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古远清教授也针对甄供的杂文写了一篇评论：《甄供：具有鲁迅风骨的杂文高手》，笔者欣赏其中的一段评论，认为是言人之所未言的，即是：“甄供并非是诗人，但他的杂文常常能做到诗与政论的结合，他以诗人的敏感与杂文家的锐气，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兼有诗与史的笔致”。

说真的，笔者特别喜欢甄供收集在《潮汐投影》及《叶的事业》的一些作品，像《手的礼赞——“百花之夜”遐想》，《你是火，你是照妖镜——献给奥斯曼·阿旺》，《读PAK SAKO》，《叶的事业》……均是耐读的篇章。

要一一介绍甄供具代表性的作品，在这真情录里是没有可能的，我只尝试评述一下我特别爱读的《手的礼赞》和《读PAK SAKO》。

甄供写作《读PAK SAKO》的日期是1987年10月5日，他是出席“纪念PAK SAKO之夜”有感而作的。

这是一篇只有七百字左右的短文，是一则感情饱满，概括了PAK SAKO一生言行的散文，但它也是一篇具有批判丑恶现实的笔锋犀利的杂文。

它一开头就概括地以初读再读三读及四读的含蓄的笔触刻划了PAK SAKO一生的几个动人的行迹及场景。

作者跟着毫不浪费笔墨的加深文章对PAK SAKO这个正面人物的描绘，他说：“读PAK SAKO，仿佛审视着历史的图卷；读PAK SAKO仿佛读着社会众生相，读PAK SAKO仿佛读着马来文学史。”

作者说在PAK SAKO的身上，他看到历史前行的轨迹：崎岖和不平，真真和假假，深厚和浅薄，壮剧和闹剧，喜剧和悲剧，几许矫健奋行的身影，多少颓然倒塌的烂泥……作者进一步说PAK SAKO鄙视尘俗，自甘贫贱……活得自由自在，如鹰翔，似鱼跃……作者对这位他所景仰的马来作家如是写道：文学在反思，这位卅年代崛起於文坛的作家，半个世纪以来，他与笔墨为伍，孜孜不息，灌溉着文学的花朵。他以《大汉山青年》和《狂夫末列拉之子》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印证了文学必须是人生的投影。……作者最后别开生面的写道：PAK SAKO诞生於彭亨淡马鲁，他家乡的自然风土特色，是凉风和丽日，但愿他的言行是凉风和丽日，催人猛醒，促人振作！

从以上这篇散文/杂文的形式和内容的写作表现来看，我非常同意古远清教授的说法，即是“甄供以诗人的敏感与杂文家的锐气，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兼有诗与史的笔致。”



而事实上，甄供在写作《读 PAK SAKO》的前两年，也即是 1985 年 5 月 20 日，他写了一篇无论内容或形式均够得上精美的散文，那就是接着要介绍的《手的礼赞》。

《手的礼赞》像诗一般的散文，说到时代感或历史的沉思，当然有逊于《读 RAK SAKO》，但是说到作品中的感情却是更加激越和奔放的。

作者以诗一样的形象的语言去描述各种的手和动作，灯光、音乐和手的动作，构成了一幅美丽画面。作者深受此动人画面的吸引，因此他这么赞道：作家的手，你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锺，你是时代强音的发源……，你莫轻视这些平凡的手，发出的节拍，是民族心弦的颤动，是民族友爱升华的表征。然而作为杂文家的甄供在如此清丽的散文的叙写，却仍然要放发出杂文的辛辣，他借人道主义诗人乌士曼·阿旺的坚定的手，去痛击种族主义的乌云密布。作者如此写着：“灯光顿暗，舞台一片静寂。我想起，当种族主义的乌云弥漫天空，郑袖之流似簧的伪言铺地之际，是乌士曼·阿旺那坚定的手，卡住了滔滔的浊浪，以如椽大笔，挥洒人道主义的清流，除污去垢。然而这一段文字的出现，却是《手的礼赞》的中心点，深切的引发读者对手的思索。

介绍甄供及评论其作品，若是不提《要有八部天龙精神》这篇散文 / 杂文，是一个严重的忽略。这篇东西写于 1990 年 1 月 26 日，于 3 月 5 日发表在南洋商报《作协文艺》版，是甄供写作《读 PAK SAKO》的两年之后。它发表之后，引起他任职的星洲日报的负责人之一的经理颜振浩在致函曾任道，指控他以甄供笔名在南洋商报发表一篇名为《要有八部天龙精神》文章，并言此举抵触公司利益，限期三日要甄供解释为何不应受纪律处分。甄供在书面解

释函中提出三点有力的答复，（甄供是一名作家，投稿是业馀活动，再说他是“作协”的研究主任，投稿给“作协文艺”是合情合理的事，又怎会“抵触公司利益”？）然而不幸的是，甄供被逼离开星洲日报。甄供因一篇文章而饭碗被打破，看来在星马文坛中，甄供是破天荒的第一个。这个事件受到普遍的关注，特别是具有良知的文艺界人士均纷纷为文，表示全力支持大马华文作协对甄供事件所持的严正立场。这个轰动社会的甄供事件，整个故事的发生及结束均收集在甄供编著的《甄供文字案》一书里。

马年论马，杂文家甄供写马却与众不同，正如他在《甄供文字案》一书的前记中所言：我很喜爱《西游记》，闲时常要翻翻看看，对于白龙马在沉寂无闻之中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劳力，很是敬佩，马年谈马，岂可以不提它呢？

《要有八部天龙精神》当然是一篇颇有看头的作品，它不是应景文章，它通过形象的塑造，正如作者在“前记”里所说的“整个华社和国家都应该在马来年来临之际，振作起来，缔造一个万马奔腾的局面，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有赖于大力提倡和发扬八部天龙的精神。”以华社和国家为怀的作家，竟遭来文字的“灾祸”，但它在甄供的写作生涯里，可以说是祸，但也可以说是福的。因甄供离开报馆之后便任职于董教总。

### （三）甄供的研究工作及表现

从进入董教总的时代开始，甄供便致力于华教运动及马华文学的研究，到现在已有好多年了。根据手头上的资料显示，甄供在过去数年的研究工作可归纳为下列四个项目：

a. 撰写以华教运动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已完成两部：

- 1、《播下春风万里》（已出版）
- 2、《凭着这颗心——东西海岸两所中华独中复兴运动》（即将出版）

b. 有关华教运动的文论：

- 1、《没有公民权，伟大的爱国者——怀念林连玉》
- 2、《浅论林连玉谋略》
- 3、《鲁迅、林连玉比较探索》
- 4、《怒奋空拳搏虎头——谈林连玉、梁宇皋的论战》
- 5、《论陈子儒的领导艺术与丹中复兴运动的历史经验》
- 6、《另一种“亏本生意”——诗人身份的林晃昇》

c. 马华文学及作家作品研究论文：

- 1、《八十年代马华文学概况》
- 2、《略论南子作品》
- 3、《韦暹生平及其作品述略》
- 4、《悼念韦暹先生》
- 5、《两肩雪霜 一囊风月——试探原上草创作的足迹》
- 6、《诗国长征一孤旅——悼端木虹兄》
- 7、《论吴岸的华教礼赞诗》
- 8、《论吴岸的文艺评论——格式别致的序跋体散文》
- 9、《他兀立，战斗，前进——试谈方修的生活与文学工作》

10、《批评的典范——方修的“接近文艺写作”》

d. 策划筹办马华作家作品学术研讨会

1、1999年“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说不尽的吴岸》（编著，1999年11月，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

2、2001年“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方修研究论集》（编著，2002年5月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

重读一遍有关甄供上述作品，觉得他多年来对华教运动及马华文学研究，已写出来的报告文学或文学评论，都是份量不轻的，它们对社会及族群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它们是超越了其散文/杂文的。

关于马华文学及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做得最全面及深入的是对吴岸诗人及作品的研究，其次是对方修的探讨与研究。

写得很富感情而又具有思想性的，我看上了《诗国长征一孤旅——悼端木虹兄》。在这篇文章里充份表现了甄供对文友的真诚与关怀之情。但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与立场却是坚定不移的。这是甄供为人的忠厚，耿直但也非常执着的一面。

董教总于1999年及2001年先后成功的举办了“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及“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两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均有目共睹，不管是来自国内或海外的学者及文学评论家，对吴岸和方修的人与作品均提出了掷地有声的论文，而且结集出版，虽然策划筹办者尚有其他董教总的人在，但主要工作还是由甄供负责的，令人敬佩他有这样的能力及魄力。

《论陈子儒的领导艺术与丹中复兴运动



的历史经验》及《另一种“亏本生意”——诗人身份的林晃晃》是甄供潜心研究华教运动的近年来的力作的一部份。

个人以为最令人瞩目的应该可是他近年来根据华教运动题材而写成的两部报告文学。其一是1996年12月由董总出版的《播下春风万里——吡叻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纪实》，其二是行将付梓的《凭着这颗心——东西海岸两所中华独中复兴运动》。

大马文学界以华教运动题材撰写报告文学著作，看来甄供是第一人。他对报告文学的写作颇有研究和心得，在他阐述《播下春风万里》的创作经过时指出：历史事件的记述，除真实性之外，还带有文学性、艺术性和形象性……这种文学样式既可以写新闻事件，也可以写新闻人物，但却必须“将新闻事件形象化，用形象化的新闻事实说话”。……他在前记里进一步注明在写作《播下》这部近十万言的报告文学时是如何的讲究它的写法。他说：全书共六章，每一章之中，我都进行设计，使它有起伏，有对比，有照应，有伏笔，有悬念，章与章之间的起承和过渡，力求自然，和谐。为了总摄全景，我采用广角镜式的描述，然后以特写镜头来细写，再接连成一个整体；某些篇章还尝试运用蒙太奇手法……为了作品的纵线流程有波澜曲折，我采用散文或小说的某些手法，……总而言之，我写这部作品是力求主线明确，重点突出，“犹万山之拥主峰，百川而归大海”。

我曾在《播下》这部报告文学出版后写过一则读后感。读者只要看一看《播下》的目录，任何稍为有关心华教的我族人士都会被它的寒光、气势深深吸引着的，而且要认真的去读一读它，如果意象地说它像一把震慑人心的宝剑，很想挥动它，也未尝不可。不信且看：一、《寒风潇潇，落叶飘飘》，二、《谁最先在黑夜里提

灯？》，三、《一石激起浪千层》，四、《洪波巨澜中的旋涡》，五、《从困境中崛起》，六、《一首震魂慑魄的史诗》。

作为反映七十年代吡叻独中复兴运动的《播下春风万里》，华族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参与维护/捍卫民族教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诚如作者所言，那些表现出勇者无惧精神，为华教做出忘我及无私奉献的人士，体现出民族气节和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的气魄，构成一首震魂慑魄的史诗。

可喜的是，作者在写作报告文学的努力与成就并未止于此。甄供随着《播下》的问世后，立刻着手撰写另一部更巨大的报告文学。当然这部大著也与华教运动有关，书名定为《凭着这颗心——东西海岸两所中华独中复兴运动》，是廿万言的巨著，目前正在印刷中，相信很快就能和读者见面。

笔者有幸获得先睹为快。甄供复印第一章：《把华教“种子”带回吉兰丹去！》约二万字，我读了两遍，因未阅全书，只能将这一章所得的印象写在这儿，其余的留待该书出版后再谈吧！

我觉得甄供在写作《播下春风万里》的成功的基础上去撰写《凭着这颗心》，是更有把握，更具信心的。

吉兰丹中华独中于1982年面临关闭，校舍被国中占用，因此丹中在复兴之初，巴生中华独中奉献了真情。终于在1985年12月8日早晨由司机载着30多名寄读生离开巴生中华独中。当时，巴生中华独中在复兴时期的校舍，也显现陈旧木板的面貌。甄供与此二校结缘于80年代及90年代初，我读过第一章后觉得作者的报告文学写作是更加灵活与生动的。他不管写的是司机、教师、舍监、学生或校长都有深刻的细致的描写，人物是生活化的，跟整个华教复兴运动或更正确的说他们和吉兰



丹中华及巴生中华的呼吸是同步起落的，一些场面的描写如榴连品尝欢送会的筹款场面等都写得很真切动人。

这两间独中所遭遇的命运说明了这个社会有令人担忧的历史发展，作者所写的是根据史实，不是杜撰的，它之所以感人，不纯粹由于作者的彩笔，而是华校华教的风风雨雨，那些族群中忘我及无私的奉献精神，便形成了震慑人心的力量。

我们必须了解甄供以华教运动题材写作报告文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回去看一看《播下春风万里》的“尾声”就会明白。他引用托尔斯泰说的“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来说明它的用意，他有点感慨却是深情地说：察往知来，借昔鉴今，不仅是为了昨天的留痕，往往是为了今天，以至是为了明天的啊。

#### （四）甄供的人生路

介绍了许多关于甄供的写作经历及表现后，当然甄供的文学上的贡献也不止于我写的这些，他虽自诩为“老牛”，但这只老牛却不是普通的牛，是一只充满信心、理想与希望的“文牛”。他的创作前景是无量量的。

现在轮到我去写甄供个人的事，才符合我定的题目《作家作品真情录》。但是关于甄供个人的事，从他现有的作品里，很少能够看到什么童年少年或是青年的故事，包括读书、家庭背景、爱情及事业的记述，我又如何去探索甄供的人生路呢？

我真的也记不清打从何时起认识甄供的，他主编《文艺春秋》时，大约是在80年代中，我写过几首白话诗给《文艺春秋》，见面应该是他在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的一些活动中开始。在过去几年，我对马华文艺有点死灰复燃，竟和他及伍良之三人

搞起《燭火》文学季刊来。

所谓日久见人心，我是经过很多的往来，才能真正认识他的，我因此才了解他的写作是从大处着眼的。

我之前问过甄供，他的写作启蒙老师是谁？他答说没有。但过后他略略提到小时候，他的父亲就强逼他背诵一些《古文观止》里的作品。特别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韩愈的一些墓志铭，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等。由此可见甄供日后的文学写作，是深受唐宋古文的影响的。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勇于改革的散文家。他在提倡古文的具体要求有三点：主张创新，提倡简练及平易自然的文风。甄供的散文也有那样的境界。而韩愈主张“文以载道”，“文”是形式，“道”是内容，两者必须统一。甄供所追随的文艺道路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注重内容，也不忘创新。韩文善于选择典型性的材料，运用简洁凝练的语言进行刻画，写法多变，而甄供的散文/杂文也有这些特点。我这个说法也许有人认为有点牵强附会，但文章风格的形成，不管古人或今人，都必然有相近或相似之处，是则也无不可这样的说了。

甄供出身寒微，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如何，看来有待日后他自己的记述了。不过他中学念完之后当过临教，其时是风云激荡的年代，反殖和争取独立之声四起，而大多数热血青年都对自己对时代拥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学习及武装思想，准备献身于社会改革事业是普遍的存在于青年人的心灵中脑海里的。甄供终于在1959年2月25日在当局采取的一项“波梳行动”被扣留于内安法令下，到1963年中被有限制性的释放，备尝四年余的铁窗风味。狱中生涯的滋味怎样，它对甄供后来的影响如何，如果他自己来书写





九十年代，甄供在东马滨海地区留影。

这一段生活经验，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行笔至此，我又回头去看甄供在《里程集》出版前所写的序文，他说生活是一条崎岖的道路，它有风砂，也有泥泞……而事实是甄供被释放出来不久，而且是居无定所的“流氓”，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的贫乏，他的自序还是爬在地板上写成的。序文里流露了内心的沉痛，那是吃过所谓“朋友”的亏而怒形于外的。

我们之间已是老友，也了解他对朋友的关心，他对朋友是忠厚、真诚与老实的。他从来没有提过他自己有什么遗憾，但有一两次也谈及没有学位的现实问题，这使我忆起新加坡已故诗人朋友锺祺，他在生前耿耿于怀于没有文凭和学位的事，记得在他的书斋的墙壁上挂着一位文友书写的对联：“文章无价值，学位皆空头”。

事实上，不管是已故诗人，或是活着的甄供，在文学上的成就是远远超过什么“空头学位”的，但在现实里是用文凭/学位作薪酬的标准的，无它就要吃亏得多了。

### (五) 好一幅爷孙嬉戏图

甄供除了文学创作不断，也已有了一岁大的孙子。记得最近的一夜，他、伍良之和我三人在万挠的一间茶餐室的露天座喝酒，他脸上露着美丽的笑容，和我们分享他那乖孙的可爱与天真。

他说着他对乖孙指着鲁迅先生的半身塑像（在书房里）说，那是鲁迅爷爷；他又说乖孙不拔他的须，只是摸摸就算数，更高兴的说他的孙子没叫爸妈却先叫爷爷。……我听着听着，脑海自然地浮现出一幅可爱的爷孙嬉戏图。如果我是画家，一定要把它画下来，而我只能写几句打油诗，作为介绍甄供一文的结束。诗曰：

未拔我须真少见  
一声爷爷更机灵  
莫非文曲今已现  
衣钵他日有传人

（写於 2003 年 9 月初）



# 田舟诗二首

## 一、观莲

我站得很近  
却又好像  
离他很远 很远

他说了许多话  
却又好像  
一句也没说过

晚风吹起  
他拢起花瓣 重又  
点着 那盏心灯

(2003.8.上旬)

## 二、古剑

当年的  
腥风血雨 震天杀声  
都掩不住 锈斑的  
声声讪笑

几处锈口  
在剑锋上 侃侃  
盖棺论定  
我 不是莫邪!

(2003.7.中旬)



/ 陈良钟



## 白沙罗村保留原校 ——白小保校运动千日有感

白日天空照，  
沙园草木荣。  
罗民千载盛，  
村会万方迎。  
保卫华教壮，  
留存节义宏。  
原心相激励，  
校地共勤耕。

序诗——

喜读《前涛》第二期（七绝）

/ 春山

波德申中华中学华文主任陈巧芳师转来华文学  
会出版学生作品集《前涛》之二，邀我作序。作为  
创刊人，苦等十秋，欣慰终有后来者，吟成一绝志  
之。

翘盼十年绕梦思，  
赤心一片不为迟。  
前涛浩浩奔流去，  
又见波澜飞逐时！

（2003年8月20日）

第12期 烟火

# 代赋集 (三)

## 题《光华日报》创刊九十周年纪念联

拯铜驼 播火种 九秩风霜无畏惧

伸正义 捍民权 千秋事业发光华

二〇〇〇年四月三日

## 题上海书局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联

上海历风霜 茫茫华夏文明远

名山传事业 处处南洲翰墨香

二〇〇〇年五月廿七日

## 题诗巫光民中学五十周年迎千禧纪念特刊联

光宏华教千秋业

民鼓征帆万里程

二〇〇〇年二月一日

## 题北京华文教育中心五十周年校庆纪念特刊联

春风化雨滋千代

华教传薪遍五洲

二〇〇〇年八月九日

## 题霹雳育才独中庆祝四层综合大楼落成暨九十二周年校庆纪念特刊联

育龙冈立长春树

盘古心成综合楼

二〇〇〇年八月廿六日

## 题育才独中与育才校友会主办独中复兴二七暨华校一八零办学成果展联

百八年 滔滔盘古愤 复兴运动苏华教

千秋业 漫漫长征路 连五精神作指针

二〇〇〇年四月六日

题彭亨董联会十一周年会庆暨筹募独中保送生教育基金联欢宴会、

逆流泛滥 英雄挂五顶彭天  
风雨飘摇 文化灯传凭学子

二〇〇〇年十月五日  
沈慕羽先生书



新加坡 / 适民

# 新春抒怀

——献给南洋大学



虽说一颗夜明珠  
足以使整箱珍宝失色  
你在我的心目中  
何止千万颗夜明珠

当年你越过银河  
飞抵遥远的归宿  
如今你可再度飞越银河  
回到日夜思念的热土

有人说你是一把旷世宝剑  
失去它终必失去天下  
得到它  
才能巩固江山的基础

今天，我看到了东方巨龙正在腾飞  
今天，我听见了北方传来的喧天锣鼓  
期盼你重回久别的校园  
在新千年的学术疆场上继续迈步

我依稀记得  
你当年的几分风采，几分傲骨  
我真心希望  
你从此走上一条新路

虽说一颗夜明珠  
足以使整箱珍宝失色  
你在我的心目中  
何止千万颗夜明珠

(2003年2月2日，新加坡)

繁花似锦 承前启后 峥嵘岁月万千程  
狂雨如磐 破石扎根 激荡风云三甲子

题淡马鲁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办马来西亚华教一八零年史料暨华校办学成果展联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日

泉流激荡独中情  
薪火炽燃华教志

题锡米山学校四机构主办『锡米山之夜』千人宴筹募升独中基金联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四日

为彭亨董联会撰赠独中保送生  
领养人拿督陈占永联

占谢甘霖施学子  
永留令德誉人间

沈慕羽先生书

二〇〇〇年八月三十日

/ 颜龙章

# 缅怀 白纯瑜校长

## 春风含笑 (七绝)

崇山挡路现愚公，  
吐气如虹志不穷，  
含笑春风回大地，  
河川澄碧映苍穹。

## 人生妙谛 (七律)

惨惨酸风长号赓，  
惊涛拍岸裂长城。  
输诚协力护文教，  
信誓服膺传德声。  
母语培才扬海外，<sup>①</sup>  
校园化育志碑程。  
人生妙谛究何事？  
性命升华转日精！<sup>②</sup>

① 培才扬海外：英国 ACTON 学院理科主任于 1976 年致信给白校长，赞誉办学有方，逐渐闻名于英国各大学之间。吴世学校友在英国莱斯特大学肄业时，着手著作，先后完成 4 部作品，受各大学法学院及法律界的重视，列为参考书，有的撮取作教材之用。

② 日精：意谓日之精华。

###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 1. 商业广告

- 内页：1/4 版 RM500
- 1/2 版 RM1000
- 全版 RM2000
- 封底（彩色）RM3000

#### 2. 贺词

- 1/4 版 RM300
- 1/2 版 RM500
- 全版 RM1000

#### 3. 赞助

- 赞助本刊出版者，分为永久赞助人和普通赞助人两种。凡赞助 RM5000 或以上者，其姓名将每季出现在本刊版权页之上头，以示隆重。普通赞助人赞助款额不限，多多益善，姓名及其赞助款项将志入征信录。

支票请志明：《燭火》或 “Semarak Publishing”

### 《燭火》文学季刊征求献捐表格

个人姓名：(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性别：\_\_\_\_\_

团体 / 商号：(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地址 / 通讯地址：\_\_\_\_\_

电话：\_\_\_\_\_

传真：\_\_\_\_\_

电子邮件：\_\_\_\_\_

献捐数额：\_\_\_\_\_

现款 / 支票 / 汇票号码：\_\_\_\_\_

征求人姓名：签名 / 盖章：\_\_\_\_\_

日期：\_\_\_\_\_





主席台上，左起依次为：正在发表讲话的作家夏彬，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陈川波，主持人石君，海南会馆文教部主任韩山元。

# 刘思诗歌创作座谈会

近年来，新加坡华文读者群日减、华文文艺书籍市场萎缩、文风疲弱。而华文文艺重镇之一的报章副刊，主要依靠只此一家大报《联合早报》的“文艺城”在支撑着；另一重镇——文艺期刊，虽然小小岛国约有10份华文文艺杂志，表面上挺热闹，然而实际上大多数刊物是年刊或半年刊，惨淡经营，摆到书局去卖，几个月的销售量是可怜的几个位数。

面对种种不利的因素，不甘在沉默中灭亡的文艺界同人，仍不时排除万难举办座谈会之类的文学聚会，出席人数若有三、五十人已算不错了。

但2003年7月13日在海南会馆举行的“刘思诗歌创作座谈会”却异常热烈，出席人数达140多位，比原先估计的多两倍。主办单位——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与海南文教部临时增添多张椅子，才足以应付陆续涌来的听众。

诗歌是冷门的艺术，在新加坡，许多人（尤其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也不知道刘思是谁。

## 第一代作家

刘思，另有笔名高云、方达等，原名刘世朝，原籍广东潮安，1917年生于中国，1935年南来狮城，同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新旧诗及散文。刘思是当时诗歌团体“吼社”总务，积极鼓吹抗战及推动诗歌大众化。二战后迄今笔耕不辍，创作生涯长达68年，是硕果仅存的新华文学第一代作家。

刘思最新的一首旧体诗发表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咏阮籍

高蹈焉能远世情，乍逢道塞自椎膺

刘思发表讲话的神情



刘思诗歌创作座谈会会场一瞥



鹿车载返酒初熟，龙  
阁召回人未醒

百咏哀时传木铎，一  
琴邀月送金声

萧萧忽觉坐林下，仰  
挹清风两袖轻

刘思诗作注重形象思  
维，语言极具个人特色，  
是新马两地少数新旧诗歌  
俱佳的诗人之一。

方修在《马华新文学  
史稿》中说：刘思“诗风  
独创一格，铸词炼句，辄  
见巧思，吸收了不少中国  
旧诗词的优点。”

### 耆宿新秀聚一堂

“刘思诗歌创作座谈  
会”由女作家石君主持，  
在陈川波（热带文学艺术  
俱乐部会长）及韩山元  
（海南会馆文教部主任）代  
表两间联办团体致开场白

后，邀约发言者十分踊跃，  
计有：——诗人长谣（刘  
思长子）、适民、槐华、周  
天、柳舜、方然、原甸；  
旧体诗作家刘情玉、马宝  
汕、林永潮；小说作家夏  
彬，评论作家石鸣、冬琴；  
老报人莫理光；电视台新  
闻编辑张萱萱等。

此外，还有刘思的新  
诗朗诵，由陈伦新朗诵  
《卖“沙爹”者》、《默迪  
卡》、《湖》；王晓晖朗诵  
《吼社“诗歌专叶”献诗》，  
字正腔圆，博得热烈的掌  
声。

刘思当天特地印发一  
首七绝给座谈会出席者：

书谢参加座谈会列位  
耆宿新秀

好是群星聚一堂，九  
重漫说曾分疆

金刀玉尺凭神指，点  
铁亦知会发光

刘思虽然早在三、四

十年代已享誉新马诗坛，  
可是一直没有出版个人专  
集。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  
由他的儿子替他陆续出版  
《刘思诗集》、《刘思诗词  
集》、《诗家刘思》以及今  
年初面世的《双星集》。

在座谈会结束前，刘  
思应邀发表简短谈话，虽  
已86岁耄耋之年，仍声音  
洪亮；谈到激动处，真情  
流露，语调哽咽。

他解释《双星集》书  
名：

“‘双星’是一个象征  
的说法。一是北斗，指中  
国；一是南辰，指新加坡。  
我日日夜夜祝福中国繁荣  
昌盛；我也时刻关心新  
加坡，希望她国泰民安。”

### 向前辈诗人刘思学习

陈川波在座谈会上阐





出席者请刘思在其诗集《双星集》上签名，右起：杨蒙德、马田、方然、柳舜。



明举办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对刘思先生的敬意，同时为了传扬他坚持的文学优良传统，以及从他的诗歌创作经验和诗艺成就汲取宝贵的营养。”

原句则用下面简短扼要的话概括刘思诗歌的特色：“刘思是用浓烈的感情搅拌着诗的语言，砌出一座座大小不一的诗建筑。”

在大学里以“刘思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年轻发言者张萱萱说：“刘思在面对困顿生活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对诗歌完美形式的追求和严谨的创作态度，是年轻一代的楷模。”

### “弃新迎旧”的原因

刘思战前创作了不少

情辞独特的新诗——慷慨激昂战鼓式的政治抒情诗；战后却基本上转向旧诗词创作——亲朋赠答、吊古咏怀、花月吟唱、山水即兴等个人抒情诗，张萱萱认为：“主要原因不外乎新诗始终是横的移植，而非直的承继。新马华文文学最初是从中国横向地移植过来，由于刘思从中国南来，因此在诗歌的创作精神上，仍承继中国传统诗词的脉络。”

“刘思自幼便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在古典诗词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

“熟谙旧诗词的刘思，写起旧诗来自然比较得心应手，也易成为精品。”

### 一个真正的诗人

柳舜则从“大我”与

“小我”的角度分析，他说：

“生活上的挫折，友辈的漂泊离散，大环境的阴沉恐怖……诗人敏感的灵魂怎能经受这种种打击？何况一大群儿女相继上学，家用拮据，打两份工仍不足应付开支。”

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挣扎之后，“他做了多方面的考虑，终于选择了‘小我’。”

尽管如此，柳舜的结论是：“因为他忠于真实——真实的情感，同时，他不喜欢传达悲情，不喜欢赠送叹息，在他的诗词里，他惯常传达的是童真、豪气、花香和笑声。”

“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 《粤海桥》评介本刊

## 中国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

联谊会编辑出版报章样式的《粤海桥》，在2003年9月15日第三期（总第11期）的封面版刊载两则评介本刊第9、10期的文章。

第一则《〈燭火〉纪念诗人杜运燮》，作者署名艾。作者以下列作品，即：林臻撰写的纪念中国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篇章，“米军专号”和米军作品的论述，陈望衡的《现实主义的当代命运》，燭火丛书之二《古远清自选集》（内收作者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专章，如《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台港澳文学之比较》等）出版面市，作为考察对象，肯定“《燭火》热心于沟通中马两国华文作家的创作与交往，促进双方文艺作品的交流”的努力。对于本刊内容的特点，如驼铃的散文《天定河》，吴岸、田宁、晨露等就伊拉克战争写的反战诗篇，马来小说家阿迪雅斯的短篇小说《牛》等，都有

### 《燭火》纪念诗人杜运燮

由马来西亚知名华文作家伍良之、甄瑞等创办的文学专刊《燭火》，热心沟通中马两国华文作家的创作与交往，促进双方文艺作品的交流。该刊今年上半年出版了9、10两期，第9期刊发了中国文艺评论家阮望衡的《现实主义的当代命运》，刊出了当地作家阮望衡的散文《天定河》，还发表了翻译马来

文坛小说家阿迪雅斯写的短篇小说《牛》，作为燭火丛书之二推出的《古远清自选集》在9、10两期均受到推介。这本自选集收录有作者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专章：《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台港澳文学之比较》等。第10期的《燭火》，刊载了马来西亚诗人吴岸、田宁等就伊拉克战争写的反战诗篇，还发表了纪念去年7月在北京逝世的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文章。（艾）

### 马华文学专刊《燭火》

#### 推出“米军（林紫）专号”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出版的华文文学季刊《燭火》，第10期（今年6月出版）推出“米军（林紫）专号”，介绍我会顾问、归侨诗人林紫（在海外用笔名“米军”）。全面介绍了林紫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时期（20世纪四十年代下半期）的活动及其创作成就。专号的版面占了这期杂志的五分之一篇幅。

原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专门撰写了《归侨老作家米军》一文放于开篇。吴与林紫交甚密，对林的生平了解较深。他称林是“胸怀苍生又感怀的诗人”，文章对林的一首诗《雨的控诉》作了赏析，从这首反映一名孤儿失学的痛苦的诗中，文章称：“他确实对劳动人民在旧社会被压迫的遭遇具有比普通文人更为深切的同情心”。文章谈到了林紫的坎坷际遇，以不少篇幅介绍了他的婚姻状况，介绍了他的伴侣方畅卿与他的同甘共苦。方在七十年代初患上鼻咽癌，以及近年因脑部肿瘤而成为植物人，老伴不知错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捋乱了儿几份心的泪水……

专号刊发了方畅卿的诗《思念》，诗中，林紫的老伴写出了自己的心声：“我的心在离别的痛楚……/你可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医生是误诊/你能回到我的身边/像往日一样，读书、写作、运动/挥笔给人生。”诗篇是这样结束的

的：“何时何日在夕阳线旗下，我们并肩絮语话前生。”深切动人，感人肺腑。

专号还重新刊发了林紫当年名闻新马的诗章：《跳“珑玲”》、《印度老人》。（前者曾编入马来西亚华文学校中学教材）专号并发表了杰伦的散文《米军的〈重归马来亚行迹〉》，以及林紫致《燭火》季刊社长伍良之的两封信、手迹等。在本期封二及文章插页还刊出了林紫于1997年值夫人访马来西亚的照片。

文《燭火》第9期（今年3月份出版），该刊社长伍良之发表了《〈战癌记〉与米军》一文，论述了林紫的报告文学作品《战癌记》。（史汀）

扼要的介绍。

第二则是史汀的《马华文学专刊〈燭火〉推出“米军（林紫）专号”，文章着重介绍这个专号。

“米军专号”于本刊第10期刊发，内含吴健民（原珠海市委书记）和杰伦的篇章、米军（即林紫）夫人方畅卿的书信和诗章、米军致本刊社长伍良之函（两封）、米军著名诗篇二首（《跳“珑玲”》和《印度老人》，及封二画页“米军在马来西亚的足迹”。作者略作估计，说：“专号的版面占了这期杂志的五分之一篇幅”。

又，史汀的评介文章提及本刊第9期刊发社长

伍良之的《〈战癌记〉与米军》，后者在文中论述了米军（林紫）的报告文学作品《战癌记》。

米军，原名林紫，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著名的马华诗人，现为归侨作家，并担任中国广东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顾问。

《粤海桥》是“省侨作联”会刊，除报道会员作家动态、评论归侨作家及其有“侨味”特色的作品之外，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新西兰等的文学活动，也十分重视，给以报道或论评。该刊的责任编辑是：阮志远、周永益和劳赛班。

（2003年12月）

侨作家联谊会编辑出版）  
刊名：《粤海桥》（中国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  
（总第11期）  
刊出日期：2003年9月15日第3期



# 春山的生命行囊

## (一)

2003年8月31日上午，我们——《燭火》社长伍良之、编委杰伦、唐珉和我，加上诗人王涛，乘坐由伍良之驾驶的车子往芙蓉去。此行为何？出外郊游么？不是；探亲访友吧？也不是。我们是应春山（刘钦洲）夫妇的邀约，出席他们的六十寿诞与结婚廿周年纪念的自由餐会。

我们都谈起春山，想念春山，在车厢里。他是《燭火》文学季刊编委兼发行主任，刊物出版之后就需要他耗费好些时间把刊物寄送出去。一年之中，每三几个月，当《燭火》新的一期出版之后，伍良之就用他的车子把刊物载送到春山的家——芙蓉——去，与此同时，也邀约杰伦、唐珉和我一同前往。刊物卸下之后，我们就与春山夫妇及其领养的孩子，一同到芙蓉小贩中心用午餐，一面用餐，一面谈谈彼此的创作情况，以及与《燭火》有关事宜。余兴未了，我们还会在春山家摆龙门阵，这时就得劳动春山夫人忙碌一番，为我们准备茶点果品。……

车子风驰电掣地在隆芙大道上奔驰，窗外的景物不断在我的眼前后退。……

……我依稀记得，与春山相识，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文友聚会的场合里吧。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喜欢交结朋友，乐意助人，精神抖擞，颇喜在公共场所讲话或发表意见；他衣着朴素，惯常穿着T恤，背上一个包，戴着的是副阔镜片、黑边框的



1985年春山在华巫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他的诗篇

## 有题

——致春山夫妇

/ 王涛

一碗粥熬了出来  
那粒粒米  
洁白——所以粥是白的  
香腾呀  
有点咸味  
那也许是盐吧  
但痛苦在岁月里的  
都悄悄蒸发如深夜的泪珠

(2003-9-17)

沈慕羽书赠春山夫妇的墨宝



眼镜，头顶短短的头发潇洒地垂伏在前额上，脸庞泛现光泽，充满自信；……总之，他映入我脑海里的，就是七十年代前后进步青年的形象。后来，读他的作品及听他叙述经历，知道他曾经参与社会改革运动，被当局

援引内安令拘捕，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十四年（1968-1982）。1982年8月30日恢复自由，翌年8月30日，他与陈雅兰结婚。

那时我在编副刊《文艺春秋》，春山偶有投稿，但数量不多；也推荐一些新秀的作品给我发表。倒是在某些公共场所里，常见到他矫健的步履和匆忙的身影。譬如，住在居銮的年轻作者迅郎不幸患上癌症，需要到吉隆坡中央医院诊察，通常他下榻的是吉隆坡苏丹街一间旧式廉价的旅店。迅郎来吉隆坡看病，通常都会通知我见见面。那时我也为迅郎筹募医药费，去看迅郎时，就当面把款项交给他，并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他的创作等等事宜。不久，听到敲门声响，门开，看到春山背着一个包走了进来，额上泛着汗水，有点气呼呼的。他也是为迅郎筹募医药费，从几百公里外赶来，见到迅郎，他连忙把筹到的医药费递上，尔后又详细询问病者的近况。……春山不怕劳碌，乐于助人的举止，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我们抵达春山家门。门口处早已搭好凉篷，摆设桌椅，置放了各种款待来自各地亲友的食物和饮品。人头攒动，坐着的、走着的人不少；祝贺、谈笑之声，盈耳而至。我们挤进入群中去，终于找到了寿星春山夫妇，与他们握手，送上了我的祝福。

握着雅兰的手，我感觉到这是一双坚定又温柔的手，加上春山的手，他们缔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读过雅兰的一则短文，可说是他们幸福家庭生活的写照。文章写道：“早上，我泡茶，他洗

## 我的祝贺 ——给春山兄

/ 杰伦

当时代的风砂泥泞  
随着日子的河流漂远  
你老壮的心中可有执着的  
回澜

你半生与汉字结缘  
代赋确是你生活平定后的  
贡献

雅兰是一朵清纯的山花  
却成为你感情生活的避风港  
此刻风清日丽  
新交旧雨，纷至祝贺  
对着你门前的一柱擎天①  
我曾有过喜悦  
不管是20周年或60生辰  
我献上常青的祝词

虽时代的模样已变得难于辨认  
一星燭火仍在心中闪着希望  
正如你代赋中的吟唱：  
“青山不老 八四寒秋传炬火  
年貌常春 几重龔宇映朝晖”

（写于2003年9月）

①指春山屋前的一株壮硕的仙人掌。





1989年9月29日，毕业典礼过后，春山与前来祝贺的露茜玛丽（左）、美德玲（中）、玛格烈（右）合摄于大学校园。她们都是大学部门工作的，思想开明，乐于助人，曾给春山夫妇不少帮助。

## 寄诗友春山

/ 石诗元

风中转烛护仁心，劲草难当御外侵！  
象数人形傲骨顶，精神元气脉经斟。  
唯灵梦境幻中幻，迷信钩玄深夜深。  
日月经天人本立，民生颐养太平临。  
(2003年9月20日)

### 石诗元明断说：

“哲思、文思、情思离不开物质基础，钩玄当知。”  
“绘鬼容易绘人难”。

杯；他洗衣，我晒衣；我煮饭，他洗碗。在生活上的一切，我们都分工合作，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是互相尊重。”

可是，雅兰这双坚定又温柔的手，在过去生活的日子里，她因为被病魔

折磨，也曾给青山带来伤痛。……

### (二)

大约是1995年吧。董总在某地某校举行统考评阅试卷。我和春山都是评阅员，评审华文作文试卷，

被安排在同一宿舍里。评审前的一天，我与其他参与评审的同事已抵达目的地。傍晚时分，我在宿舍里略作休息，准备到食堂用膳。这时，春山才匆忙赶到，身着T恤，背着一个背包，也是有点气呼呼地，他说他迟到了，是因雅兰的病又发作，需要他照料，所以报到迟了。……说着说着，他脱下他的T恤，指着身上的伤痕说：“……这是给雅兰打伤和抓破的……我知道她的病……忍着……任她捶打、抓……。”随着他的手指移动，我看到他胸上的瘀青、红肿，以及指甲抓破皮肤的条条血痕，有几处还在沁出血哩！

我问：“你敷了药没有？”

“没有，不碍事。”他摇摇头地走开了。他准备冲凉之后，找董总负责人莫泰熙告假，回家看望雅兰。……

雅兰的经历与春山的相似，她也是因为参与社会改革运动被拘捕的。1974年她在新加坡被扣留，受尽折磨，精神遭到严重的损害，病发时会攻击别人，这就是医学上称为精神分裂症。后来移押至太平甘文丁扣留营，失去人身自由六年。这时，她的病情没有得到良好的

医药照顾，所以她恢复自由之后，她的健康时好时坏，在生活上春山要照顾她；病发时，春山要忍着痛楚，任由病者挥拳相向，绝不抵挡和还手。

八十年代末期，春山前往澳洲国立大学攻读学位，雅兰同行。第一年雅兰的旧病又再发作，送院医疗，春山又得停学照顾她。……

春山为了雅兰，作出极大的牺牲，但他却不怨无悔！

### (三)

春山已出版的著作，有《赤道歌吟》（诗词集，与冷笛合著）、《青春浩歌》（新诗、旧体诗词集，与方青合著）、《生命的行囊》（新诗、旧体诗词）、《振之集》（散文集）。译著《445天扣留营岁月》（柯嘉逊博士著），编有《边鼓集》、《黎明的河边》（波中学生作品选）等等。

近年来，他比较投入于旧体诗词创作，在本刊连续刊载《代赋集》，就是他的成绩。

春山热心于培育文艺新苗，经常为年轻学子批改习作，指导他们创作。因此，他在1997年4月荣获中国教育学会等单位主办“第二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指导奖。……

春山曾说他的生命行囊，是“迭遭劫难”的。但是，当他踏过“劫难”，经历磨折之后，生命就更加坚强和充实了，行囊里的诗贝将会熠熠生辉！

（2003年12月末）

稿

约

#### • 本刊欢迎下列作品：

散文、杂文、诗歌、短篇小说（以四、五千字为宜）、微型小说（文字以不超过1500字为宜）、文艺评论、翻译（请附原文）等等。请勿一稿两投或抄袭。

• 来稿请以稿纸誊写清楚，勿两面书写（电脑打字亦可）。稿末请写中英文姓名、地址、邮区、电话、传真等，以便联络。

• 来稿不论刊登与否，概不退回，请自留底稿。

• 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 本刊有删改权，不愿意者请注明。

• 本刊的“小荷才露”专页，是为鼓励青少年从事文艺创作而设。欢迎各大专院校、独中、国中的同学投稿（华文导师、华文学会代为组稿，推荐同学的佳作，尤为感盼）。欢迎学校或文教团体推荐其主办之青少年文艺创作赛特优作品给我们发表。也欢迎有兴趣于摄影的同学，把他的佳作惠寄。图片背面请简要说明。内容以能反映青少年生活面貌或当地风土人情者为宜。

#### • 来稿请寄：

《烟火》文学季刊编者收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单纯与复杂

那天我翻开了我多年来的日记，我才发现原来我每一天都在长大，每一天都在成熟，我甚至发现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好像是一日千里了。我不禁问自己，这样的人恐怖吗？一个人变得太快，是好还是坏呢？

成长使我“看清”了许多事情，例如人情世故，处世待人，我逐渐变得不再单纯。因为社会与人逼我改变，如果我不改变，我将无法入主流，也无法融入这社会。单纯是一件多么美好与可爱的事，可是一个人如何才能做到所谓的“出污泥而不染”？单纯是需要保鲜的，稍微不保护些，很容易就会跌入这社会的大染缸里，那时想要回到纯真，已是谈何容易的事了！长辈常常提醒我，一个人如要学坏，三分钟就已足够，但是要学好，可能三年的时间也不足够。

其实我也很喜欢自己可以变得单纯，可是也许经历了许多不开心的事，家庭纠纷、个人遭遇的事，深深地影响到我学会了复杂。其实一个人的单纯，就像一杯淡而无味的白开

水，虽然没有任何人造色素，也没有味道，可以让人看得透彻的白开水，可是它比起一杯黑褐色的加工可乐，有益得多，简单得多，健康得多。可乐虽然可口，但是它复杂，它是经过人工炼制而成。就好像人变得复杂一样，是经过岁月的磨练与人事的斗争，不断遭到无情地提炼之后的产物。而单纯就不同了，它是一件多么令人向往，可是却很难再回头尝试的滋味。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探讨单纯与复杂的现实意义，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变得稍微复杂一些是比较符合社会现实意义的。如果一个人永远都保持单纯的话，就有点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般，就太过不现实了，尤其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与复杂的社会，如果一味的单纯，就很容易受骗与吃亏。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而言，比如我们到市场购物，常常会受骗，那是因为我们单纯与无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变得稍微复杂一些，我们就会察其言，观其色，看那人是否在某方面有异样，说话的态度，眼神的神色等等。



所以单纯与复杂是没有绝对的对错，完全在于面对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应付什么人物，什么事情而定的。所以说一个人长大了，就得要面对如此多的问题，真的不禁慨叹“做人难呀！”

但是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单纯，因为我在乎它，我珍惜它，我曾经拥有过它。只因为单纯能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多么地美丽与可爱。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杨碧云

# 早上 下午 深夜

早上  
豆腐花  
白白的  
软软的  
吃呀吃的  
竟吃出了幸福  
吃出了 温暖

下午  
天空  
乌云密布  
笼罩了大地  
心 禁不住  
忧郁了起来  
望向远处  
忍不住问  
家  
几时归得?

深夜  
看着秒针与分针竞赛  
努力的转圈圈  
卧在床上  
头望着天花板  
想念 突然到访  
难眠 一整夜  
辗转再辗转  
.....

(评语: 由一天之中三个时段的怀乡心情, 写出游子对家的不舍。——黄妃)



# 生与死

尊孔独中高二理 / 李佩文

**生**与死, 一个多么令人熟悉而又陌生的话题。熟悉是因为它的平常, 平凡而自然; 陌生是因为它的现实, 真切而凝重。

显然地, 人们都已习惯了生, 生得自然而轻松。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刻开始, 就代表我们已争取到生的权利。但是, 人们似乎忘了, 忘了这种生的权利总有一天会静悄悄地从我们的指间流失。到时候, 我们就得步向生的另一端——死。多么可怕而又触目惊心的字眼, 真令人不寒而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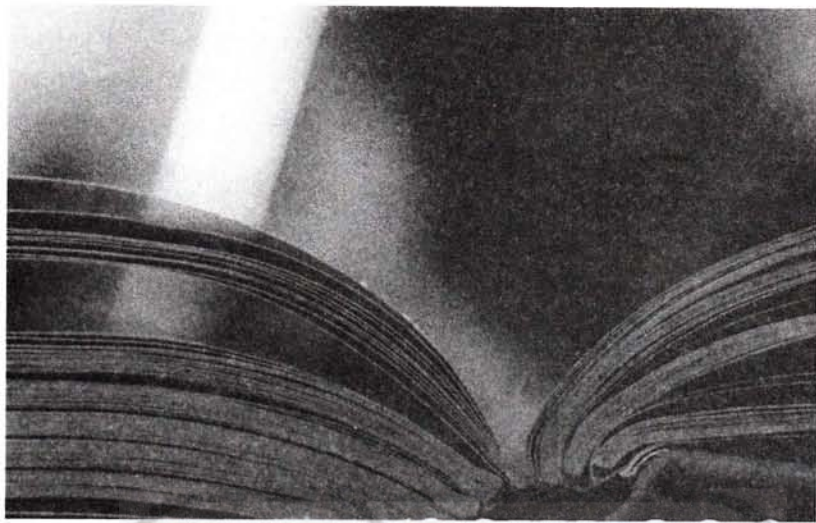
有人说, 生是一种偶然, 那么死不就是一种必然吗? 生与死在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我们无法选择, 我们只能勇敢地去面对、去承担。生是一种责任, 但死并非如同一般人所想的是一种解脱, 而是完成这份责任的标志。然而, 死并不等于生命的句点, 它只是一连串言已尽而意无穷的省略号。它省略了什么呢? 那就得让后人评定了。

人在初生时, 就开始不断地与死亡展开激烈的搏斗。纵然最后的死由不得我们抗拒, 然而, 在这赤裸裸的来去之间, 我们是否应该好好地珍惜活着的每一刻呢? 只因活着是美丽的。

众所周知, 人生最明显的起点和终点, 就是生与死。然而, 人生最有意义的起点却是少年抱负的萌芽与奋斗的开始; 而最有意义的终点则莫过于理想的完成与目标的实现。尤其我们正当少年, 正是生命扬帆的时刻, 因此我们应该立定抱负与志向, 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就像运动场上的选手, 由起点奋力的奔走, 直至生命辉煌的终点。正所谓“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 固死是不足为惧的。纵然我们无法选择死的时刻, 但我们可以选择生的意义。名作家臧克家在《有的人》提到: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由此可见, 人的生命价值取决于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就像爱国诗人屈原, 尽管逝世多年, 但他的精神却在人们的心中永垂不朽。

有人说, 生命就像一篇文章, 只在乎内容, 不在乎长短。为此, 我们绝不能让生命留白, 以便让精神在生命结束后依然生生不息、直至永远……





# 我是个小说迷

不知什么时候，我迷上了小说，不论是睡前，还是考试前，手上捧着的是小说。爸爸说是遗传，因他也很爱看小说。妈妈说是她为了培养我阅读的习惯，自我小时候，就买了很多故事书给我看，造就现在爱看小说的我。

小说就有如白粉，而我就像已上瘾的瘾君子，一天不看小说，全身不舒服，心痒痒地想看它。我看得废寝忘食、看得不被身边吵杂的声音影响、看得不理睬别人，沉醉在书里的世界。妹妹说，我看书时，就像中了邪一样。当我阅读小说时，不会有人不识趣地吵我。

奇怪的是，我只爱看小说，不喜欢用钱买下它。说我喜新厌旧也好，说我节省钱也好，我只租小说看。我看了很多本小说，但书架上并没有小说的踪影。每个星期六，我吵着妈妈带我去租小说。当妈妈答应，我就像拿到糖果吃的小孩，乐得心都飞到云彩里去！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整个星期，我十仙、十仙的储蓄起来，然后，在当天，就全部付给租书店的老板娘。妈

妈说，那个老板娘一定从没看过笑着把钱送给人的傻瓜。

我爱上侦探小说紧张刺激的环节、迷上武侠小说紧扣心情的内容、恋上科幻小说引人深思的点子、痴上文艺小说瑰丽般的情节。金庸的小说，让我感觉就像掉进他的世界，与他笔下的英雄豪杰浪迹天涯；福尔摩斯的机智，让我赞叹不已；卫斯的作品，让我深思人类的社会；张曼娟细腻的文笔，让我掉下眼泪。

看小说可让我增广见闻、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提供我写作的灵感、认识各国的名胜及风情等。曾经有想做小说家的念头，后来，因自己的写作能力及表达能力差，便作罢。

我认为，做每件事不要太过执着或沉迷。爱看小说，固然不是件坏事，但，太过于沉迷的话，就会影响功课，且浪费金钱。所以，我努力地克制自己，使自己专注在课业上，把小说当休闲娱乐，不让自己太过于沉迷于小说。



# 编辑后记

## · 第九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专号

这项会议于去年 10 月 17 日在中国金华隆重举行。本期特以专号形式为读者报道。在这个专号里，有秋山以《诗光闪闪熠金华》为题的报道和他的诗篇《我在寻找一道光》，杰伦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如何与传统对接之我见》，中国学者龙彼得、周国良的论文，即《传统与现代》与《浅识艾青与“三”的生死缘》。

· 以杰伦、王涛、石诗元、甄供的诗文组成的是“春山六十寿诞小辑”。春山是本刊的编委和发行主任、诗人，又是一位踏实的作家，对于《燭火》文学季刊的推销与组稿工作，一向不遗余力。本刊特以“小辑”向他祝寿，祝愿他身体健康，为马华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信息百叶窗”一栏里，网雷报道刘思诗歌创作座谈会的盛况，司徒瓦报道中国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出版的《粤海桥》评介本刊。

· 《最后的义顺村》是著名小说家丁云的新作。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他的锐笔，刻划义顺村的变迁及时代面貌，人物生动，情节感人。

· 散文 / 杂文 / 游记方面，本期有伍良之、驼铃、哈利玛、唐珉、易冠、看看等位的篇章。驼铃的《曼绒风云人物知多少？》，介绍了好几位时代的风云人物，具有历史沉重感；伍良之的《走进圣彼德教堂》，为读者展示了一定的对象的不曾为他人描绘过美的；唐珉的《东京第一夜》，在美的发现过程中，蕴含作者感情意绪的社会性与自我性。

· 诗歌方面，有田舟、颜龙章、春山、陈良钟、适民等位的新旧诗篇。

· 本刊与雪州董联会订于 3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 7 时 30 分，假中华大会堂楼上会议室举行燭火丛书新著推介礼，以纪念本刊创刊五周年。推介的新著，计有杰伦诗集《新旧集》、王涛诗集《醋溜白菜》及甄供杂文集《何清园夜话》，主评是吴岸、长河、永乐多斯；欢迎各地文友、文教界人士等光临指教。



## 鸣谢

本刊近期收到各地作家朋友、热爱文学人士、华教人士、华人社团及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机构名称录后（以先后收到为序，恕不称呼）：

|       |       |
|-------|-------|
| 丘福泉   | RM100 |
| 纪念林泉福 | RM50  |
| 侯亨能   | RM324 |
| 森州无名氏 | RM30  |
| 曾敬闰   | RM30  |
| 张强中   | RM5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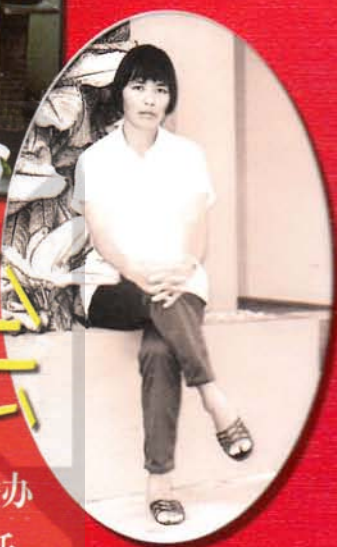




前排为春山（右）、陈雅兰夫妇。后排右起为诗人王涛、本刊社长伍良之、编委唐珉、杰伦、主编甄供及刘向庭老师。

# 春山六十寿诞自由餐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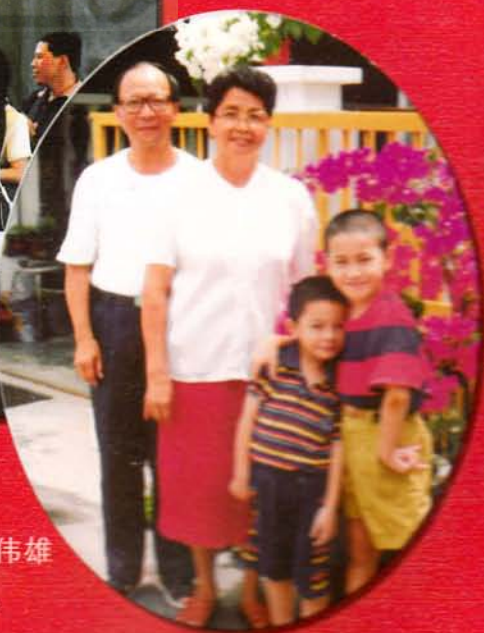
本刊编委、发行行主任春山于 2003 年 8 月 31 日在其芙蓉住家举办六十寿诞及结婚廿周年纪念自由餐会，应邀出席的亲朋戚友踊跃，人数约 200 名，场面热闹。



陈雅兰在 1976 年摄于太平扣留营。



自由餐会场景一角。图为叶国安拉小提琴，奏出歌曲《生日快乐》，向寿星致贺。



春山、陈雅兰夫妇与领养的伟雄和展雄兄弟在住家门前留影。





杰伦（左1）在诗歌论坛上发表论文，其右为骆寒超和朱先树。



## 2003 年中国（金华）第九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



2003 年第九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于 2003 年 10 月 17 日起在中国金华举行，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及蒙古等 100 多名著名诗人出席盛会。马来西亚出席者为诗人杰伦与秋山。



①

②

③

- ① 杰伦和秋山与莅会著名诗人在台前留影。右起：古松、颜石、杰伦、秋山、春华。
- ② 开幕仪式隆重，场面盛大。图为杰伦与秋山参与其盛。
- ③ 迎宾宴会，喜气洋洋。